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覧本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樊川集卷八至十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樊川集卷八

唐 杜牧 撰

李賀集序

太和五年十月中半夜時舍外有疾呼傳緘書者牧曰必有異亟取火來及發之果集賢學士沈公子明書一通曰吾亡友李賀元和中義愛甚厚日夕相與起居飲

食賀且死嘗授我平生所著歌詩雜為四編凡若干首數年來東西南北良為巳失去今夕醉解不復得寐即閲理篋㢰忽得賀詩前所授我者思維往事凡與賀話言嬉遊一處所一物候一日夕一觴一飯顯顯焉無有忘棄者不覺出涕賀復無家室子弟得以給養䘏問常恨想其人詠其言止矣子厚於我與我為賀集序盡道其所來由亦少解我意牧其夕不果以書道不可明日就公謝且曰世謂賀才絶出前讓居數日牧深惟公曰

公於詩爲深妙奇博且復盡知賀之得失短長今實叙
賀不讓必不能當君意如何復就謝極道所不敢叙賀
公曰子固若是是當慢我牧因不敢辭勉爲賀叙然其
甚慙𣅿諸孫賀字長吉元和中韓吏部亦頗道其歌詩
雲烟緜聯不足爲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爲其情也春
之盎盎不足爲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爲其格也風檣
陣馬不足爲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爲其古也時花美
女不足爲其色也荒國陊殿梗莽丘壟不足爲其恨怨

悲愁也鯨呿鼇擲牛鬼蛇神不足為其虛荒誕幻也蓋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騷有感怨刺懟言及君臣理亂時有以激發人意乃賀所為無得有是賀能探尋前事所以深嘆恨今古未嘗經道者如金銅仙人辭漢歌補梁庾肩吾宮體謠求取情狀離絶遠去筆墨畦逕間亦殊不能知之賀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賀死後凡五十年京兆杜牧為其序

注孫子序

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為夫子之徒實仲由冉有之事也今者據案聽訟械繫罪人笞死於市者吏之所為也驅兵數萬極其城郭係累其妻子斬其罪人亦吏之所為也木索兵刃無異意也笞之與斬無異刑也小而易制用力少者木索笞也大而難制用力多者兵刃斬也俱期於除去惡民安活善人為國家者使教化通流無敢輒有不由我而自恣者其取吏無他術也無異道也

俱止於仁義忠信智勇嚴明也苟得其道一二者可以使之為小吏盡得其道者可以使之為大吏故用力少者其吏易得也功易見也用力多者其吏難得也功難就也止此而已無他術也無異道也自三代已降皆由斯也子貢頌夫子之德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遠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近者季孫問冉有曰子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也對曰學之季孫曰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即學之於孔子孔子者大聖兼該文武

並用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復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為二道曰文曰武離而俱行因使縉紳之士不敢言兵既耻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為麄暴異人人不比數嗚呼亡失根本斯最為甚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尊大儒術有淮夷叛則出征之夫子相魯公會於夾谷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叱辱齊侯伏不敢動是二大聖人豈不知兵乎周有齊太公秦有王翦兩漢有韓信趙充國耿弇虞詡段熲魏有司馬懿吳有周瑜蜀有諸葛武侯晉有

羊祜杜公元凱梁有韋叡元魏有崔浩周有韋孝寛隋有楊素國朝李勣裴行儉郭元振如此人者當其一時其所出計畫皆考古校今奇秘長遠策先定于内功後成于外彼壯健輕死善擊刺者供其呼召指使耳豈可知其所由來哉牧幼讀禮至於四郊多壘卿大夫辱也謂其書真不虚說年十六時見盜起圜二三千里係戮將相族誅刺史及其官屬屍塞城郭山東崩壊殷殷焉聲振朝廷當其時使將兵行誅者則必壯健善擊

刺者卿大夫行列進退一如常時笑歌嬉遊輒不為辱非當辱不辱以為山東亂事非我輩所宜當知牧自此謂幼所讀禮真妄人之言不足取信不足為教及年二十始讀尚書毛詩左傳國語十三代史書見其樹立其國滅亾其國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聖賢材能多聞博識之士則必樹立其國也壯健擊刺不學之徒則必敗亡其國也然後信知為國家者兵最為大非賢卿大夫不可堪任其事苟有敗滅真卿大夫之辱信不虛也因

求自古以兵著書列於後世可以教於後生者凡十數家且百萬言其孫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後凡千歲將兵者有成者有敗者勘其事跡皆與武所著書一一相抵當而印圈模刻一不差跌武之所論大約用仁義使機權也武所著書凡數十萬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筆其精切凡十三篇成為一編曹自為序因注解之曰吾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深矣然其所為注解十不釋一此者蓋非曹不能盡注解也予尋魏志見曹自作兵書

十餘萬言諸將征伐以新書從事從令者克捷違教者
負敗意曹自於新書中馳驟其說自成一家事業不欲
隨孫武後盡解其書不然者曹豈不能耶今新書已亾
不可復知予因取孫武書備其注曹之所注亦盡存之
分為上中下三卷後之人有讀武書予解者因而學之
猶盤中走丸丸之走盤横斜圓直計於臨時不可盡知
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於盤也議於廊廟之上兵
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漢祖言指蹤者人也獲兎者犬

也此其事也彼為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子曰叨居其位可也

送薛處士序

處士之名何哉潛山隐市皆處士也在山也且非頑如木石也在市也亦非愚如市人也葢有大智不得大用故羞耻不出寧反與市人木石為伍也國有大智之人不能大用是國病也故處士之名自負也謗國也非大君子孰能當之薛君之處葢自負也果能窺測堯舜孔

子之道使指制有方弛張不窮則上之命一日來子之廬子之身一日立上之朝使我輩居則來問學仕則來問政千辯萬索滔滔而得若如此則善苟未至是遽名曰處士雖吾子自負其不為矯歟敉敢用此贈行

送盧秀才赴舉序

治心治身治友三者治矣有求名而名不隨者未之聞也治心莫若和平治身莫若兢謹治友莫若誠信友治矣非身治而不能得之身治矣非心治而不能致之三

者治矣推而廣之可以治天下惡其求成進士名者而不得也況有千人皆以聖人為師眠而食一無其他唯議論是司三人有私十人公私半百人無有不公者況千人哉古之聖賢業大事鉅道行則不肖懼道不行則不肖喜故有不公今進士者業微事細如成其名不肖未所喜懼寧不公耶故取之甚易耳盧生客居於饒年十七八即主一家骨肉之饑寒常與一僕東泛滄海北至單于府丐得百錢尺帛囊而聚之使其僕負之以歸

饒之士皆憐之能辭明敏而知所去就年未三十嘗三舉進士以業丐資家近中輟之去歲九月余自池改睦凡同舟三千里復為留睦七十日今之去余知其成名而不復丐矣

杭州新造南亭子記

佛著經曰生人既死陰府收其精神校平生行事罪福之坐罪者刑獄皆怪險非人世所為凡人平生一失舉止皆落其間其尤怪者獄廣大千百萬億里積火燒之

一日凡千萬生死窮億萬世無有間斷名為無間夾殿
宏廊悉圖其狀人未熟見者莫不毛立神駭佛經曰我
國有阿闍世王殺父王簒其位法當入所謂獄無間者
昔能求事佛後生為天人況其他罪事佛固無恙梁武
帝明智勇武創為梁國者捨身為僧奴至國滅餓死不
聞悟況下輩固惑之為工商者雜良以苦偽内華外納
巳大秤斛以小出之欺奪村閭戇民銖積粒聚以致於
富刑法錢穀小胥出入人性命顛倒埋没使簿書條令

不可究知得財買大第豪奴如公侯家大吏有權力能
開庫取公錢緣意恣為人不敢言是此數者心自知其
罪皆捐已奉佛以求救月日積久曰我罪如是富貴如
所求是佛能滅吾罪復能以福與吾也有罪罪滅無福
福至生人惟罪福耳雖田婦稚子知所趨避今權歸於
佛買福賣罪如持左契交手相付至有窮民啼一稚子
無以與哺得百錢必召一僧飯之冀佛之助一日獲福
若如此雖舉寰海內盡為寺與僧不足怪也屋壁繡紋

可矣為金枝扶踈擎千萬佛僧為具味飯之可矣飯訖持錢與之不大不壯不高不多不珍奇瓌怪為憂無有人力可及而不為者晉霸主也一銅鞮宫之衰弱諸侯不肯來盟今天下能如幾晉凡幾千銅鞮人得不困哉文宗皇帝嘗語宰相曰古者三人共食一農人今加兵佛一農人乃為五人所食其閒吾民尤困於佛帝念其本牢根大不能果去之武宗皇帝始即位獨奮怒曰窮吾天下佛也始去其山臺野邑四萬所冠其徒幾至十

萬人後至會昌五年始命西京留佛寺四僧唯十人東京二寺天下所謂節度觀察三十四治所得留一寺僧准西京數其他刺史州不得有寺出四御史縷行天下以督之御史乘驛未出關天下寺至於屋基耕而刬之凡除寺四千六百僧尼笄冠二十六萬五百其奴婢十五萬良人枝附為使令者倍笄冠之數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口率與百畝編入農籍其餘賤取民直歸於有司寺材州縣得以恣新其公署傳舍今天子即位詔曰佛

尚不殺而仁且來中國久亦可助以為治天下州率與
二寺用齒衰男女為其徒各止三十人兩京數倍其四
五焉著為定令以徇其習且使後世不得復加也趙郡
李子烈播立朝名人也自尚書比部郎中出為錢塘錢
塘於江南繁大雅亞吳郡子烈少遊其地委曲知其俗
蠹人者剔削根節斷其脈絡不數月人隨化之三戕千
丞相云濤壞人居不一銲錮敗侵不休詔與錢三千萬
築長堤少為數十年計人益安喜子烈曰吳越古今多

文士來吾郡遊登樓倚軒莫不飄然而增思吾郡之江山甲於天下信然也佛熾害中國六百歲生見聖人一揮而幾夷之今不取其寺材立亭勝地以彰聖人之功使文士歌詩之後必有指吾而罵者乃作南亭在城東南隅宏大煥顯工施手目髮勻肉均牙滑而無遺巧矣江平入天越峰如髻越樹如髮孤帆白鳥點盡上凝在半夜酒餘倚老松坐怪石殷殷潮聲起於月外東閩西越宦遊善地也天下名士多往之予知百數十年後登

南亭者念仁聖天子之神功美美子烈之古跡睹南亭千萬狀吟不能已四時千萬狀吟不能去作爲歌詩次之於後不知幾千百人矣

池州造刻漏記

百刻短長取於日不取於數天下多是也牧太和三年佐沈吏部江西府暇日公與賓吏環城見銅壺銀箭律如古法曰建中時嗣曹王皐命處士王易簡爲之公曰湖南府亦曹王命處士所爲也後二年公移鎮宣城王

處士尚存因命工就京師授其術創置於城府牧為童時王處士年七十嘗來牧家精大演數與雜機巧識地有泉鑿必湧起韓文公多與之遊太和四年牧自宣城使於京師處士年餘九十精神不衰牧拜於牀下言及刻漏因圖授之會昌五年歲次乙丑夏四月某日始造於城南門樓京兆杜牧記

池州重起蕭丞相樓記

蕭丞相為刺史時樹樓於大廳西北隅上藏九經書下

為刺史便事廳大歷十年乙卯建會昌四年甲子摧木悉朽壞無一可取者刺史李方玄具材刺史杜牧命工南北霤相距五十六尺東西四十五尺十六柱三百七十六椽上下凡十二間上有其三焉皆仍舊制以會昌五年五月畢自初至再凡七十一年丞相諱復實相德宗皇帝焉京兆杜牧記

同州澄城縣戶部工食尉廳壁記

縣之所重其舉秀貢賢也今日自外諸侯之儒者曠不

能升一人況尉乎次乃戸稅而已史記河渠書曰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商顏山名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即此地也徵者俗訛為澄耳其地西北山環之縣境龍其趾沙石相礴歲雨如注他皆淫灩不測徵之土適潤苗則大穫天或旬而不雨民則蒿然四望失矣是以年多薄稔復絕縧麻藍菓之饒固無豪族富室大抵民戸高下相差埒然歲入官賦未嘗期表鞭一人因徵其來由耆老咸曰西四十里即畿郊也至如禁司東西軍禽坊龍廐彩

工梓匠善聲巧手之徒第番上下互來進取挾公為首
緣以一括十民之晨炊夜舂歲時不敢嘗悉以仰奉父
伏子走尚不能當其意往往擊辱而去長吏固不敢援
復況其眷秩安祿者耶加以御女官多盤穴其間遞相
占附比急熱如手足自丞相御史咸不能與之角逐縣
令固無有為也非豪吏真工聯紐相姻戚者率解去是
以縣賦益逋徵民幸脫此苦者盎以西有通澗巨壑叉
牙交呑小山峭逕馳轂馬張機罝者不便於此是以絶

跡不到蕪之土田枯鹵樹植不茂無秀潤氣象咸惡之
而不家焉民所以安活輸賦者殆由此倘使徼亦中其
苦則墟矣尚安敢比之於他邑乎嗟乎國家設法禁百
官持而行之有尺寸害民者率有尺寸之刑今此咸墮
地不起反使民以山之淵壑自為防限可不悲哉使民
恃險而不恃法則劃土者宜乎牆山塹河而自守矣燕
趙之盜復何可多怪乎書其西壁俟得言者覽焉

宋州寧陵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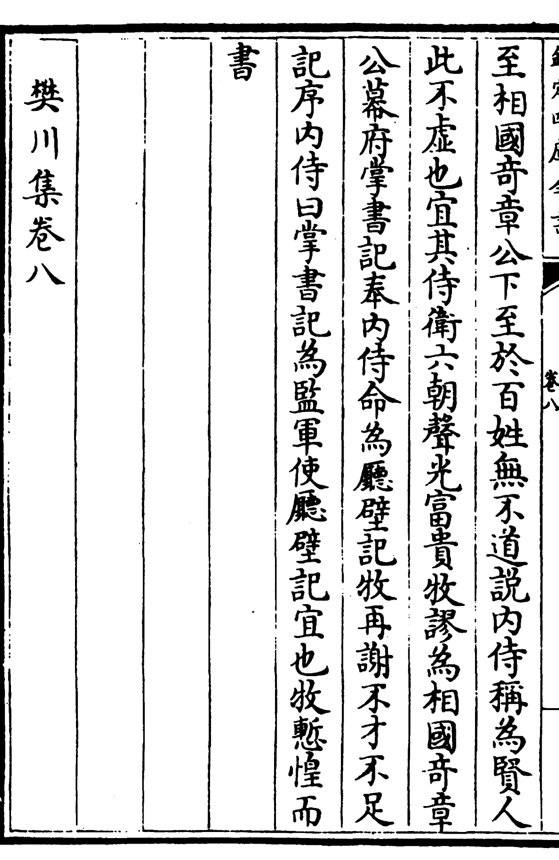
建中初年李希烈自蔡陷汴驅兵東下將收江淮寧陵守將劉昌以兵二千拒之希烈衆且十倍攻之三月韓晉公以三千強弩涉水夜入寧陵弩矢至希烈前希烈曰復益吳弩寧陵不可取也解圍歸汴後數月希烈驍將翟輝以鋭兵大敗於淮陽城下希烈且慼棄汴歸蔡後司徒劉公玄佐見昌問曰爾以孤城用一當十凡百日間何以能守昌泣曰以不負心能守之耳昌令裨者曰内顧者斬昌孫甥張俊守西北隅未嘗内顧捽下斬

之軍士有死志故能堅守因伏地流涕司徒劉公亦泣撫昌背曰國家必以富貴爾天寶末淮陽太守薛愿（即故起居郎弘之祖）睢陽太守許遠眞源縣令張巡等兵守二城其於窮蹙事相差埒睢陽陷賊淮陽能守故巡遠名懸而愿事不傳昌之守寧陵近比之於淮陽故良臣之名不如忠臣孫武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斯是也時大中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淮南監軍使院廳壁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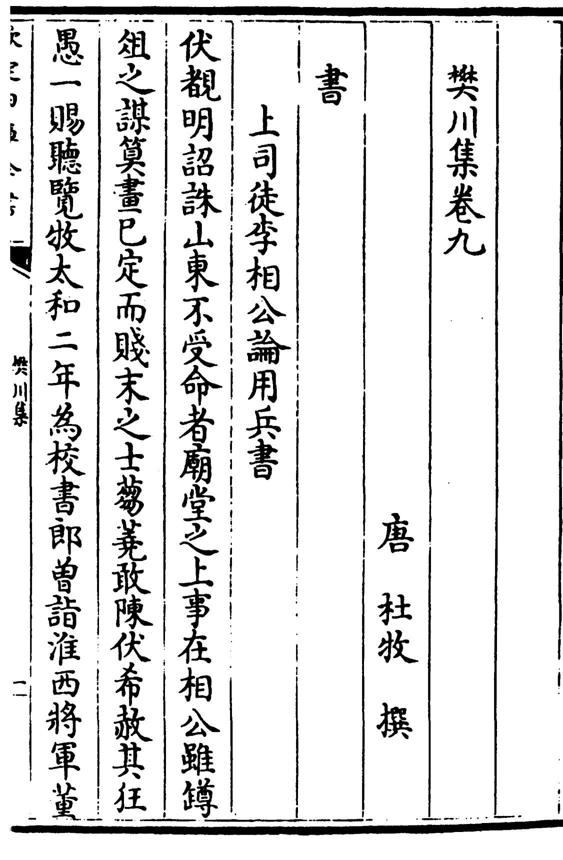
淮南軍西蔽蔡壁壽春有團練使北蔽齊壁山陽有團練使節度使為軍三萬五千人居中統制二處一千里三十八城護天下餉道為諸道府軍事最重然倚海塹江淮深津横岡備守堅險自艱難以來未嘗受兵故命節度使皆以道德儒學來罷宰相去登宰相命監軍使皆以賢良勤勞内外有功來自禁軍中尉樞密使去為禁軍中尉樞密使自貞元元和已來大抵多如此今上即位六年命内侍宋公出監淮南諸開府將軍皆以内

侍賢良有材不宜使居外上以為内侍自元和以來誅齊誅蔡再伐趙前年誅滄旁擊趙魏且徵師且撫師且告且諭勤勞危險終日馬上往監青州新附卧未甞安復監滑州邊魏窮狹多事今監淮南是且休之休息亦不久之故内侍至焉監軍四年如始至日簡約寛泰明白清潔恕悉軍吏禮愛賔客舉止作動無非典故暇日唯召儒生講書道士治藥而已内侍舊部將校多禁兵子弟京師少俠出入閭里間俛首唯唯受吏約束故上



至相國奇章公下至於百姓無不道說内侍稱為賢人此不虛也宜其侍衛六朝聲光富貴牧謬為相國奇章公幕府掌書記奉内侍命為廳壁記牧再謝不才不足記序内侍曰掌書記為監軍使廳壁記宜也牧慚惶而書

樊川集卷八



樊川集卷九

唐 杜牧 撰

書

上司徒李相公論用兵書

伏覩明詔誅山東不受命者廟堂之上事在相公雖罇俎之謀筭畫已定而賤末之士蒭蕘敢陳伏希赦其狂愚一賜聽覽牧太和二年為校書郎曽詣淮西將軍董

重質詰其以三州之衆四歲不破之由重質自誇勇敢多算之外復言其不破之由是徵兵大雜耳偏徵諸道兵士上不過五千人下不至千人既不能自成一軍事須帖附地主名為客軍每有戰陣客軍居前主人在後勢羸力弱心志不一既居前列多致敗亡如戰似勝則主人引救以為已功小不勝主人先退至有殲焉初戰二年已來戰則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已後客軍殫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縱使唐州軍不能因雪取

城蔡州事力亦不能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州祗令保境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潤弩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歳無蔡州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淮西為冦僅五十歳破汴州襄州襄城盡得其財貨輸之懸瓠復敗韓全義於溵上多殺官軍四萬餘人輸輦財穀數月不盡是以其人味為冦之腴見為冦之利風俗益固氣焰已成自以為天下之兵莫我與敵父子相勉僅於兩世根深源濶取之固難

夫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隷建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邢公抱真能窘田悦走朱滔常以孤窮寒苦之軍横折河朔彊梁之衆貞元中節度使李長榮卒中使提詔授與本軍大將但軍士附者即授之其時大將來希皓為衆所服中使將以手詔付之希皓言於衆曰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中使言面奉進旨祇令此軍取大將授與節鉞朝廷不别除人希皓固辭押衙盧從史其

位居下因潛與監軍相結超出伍曰若來大夫不肯受
詔某請且勾當此軍監軍曰盧中丞若肯如此此亦固
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從史捧詔再拜舞蹈
希皓回揮同列使北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從史
遁後漸畜姦謀養義兒三千人日夕煦沫及父虔死軍
士留之表請起復亦祇義兒與之唱和其餘大將王翼
元烏重胤第五釗等及長行兵士並不同心及至被擒
烏重胤坐於軍門喻以禍福義兒三千一取約束及河

陽取孟元陽為之統帥一軍無主僅一月日曾無犬吠況於他謀以此證驗人心忠赤習尚專一可以盡見及元和十五年授與劉悟時當幽鎮入覲天下無事柄廟筭者議必銷兵雄健敢勇之士百戰千攻之勞坐食租賦其來已久一旦黜去使同編戶紛紛諸鎮停解至多是以天下兵士聞之無不忿恨至長慶元年七月幽鎮乘此首唱為亂昭義一軍初亦鬱咈及詔下誅叛使温起居造宣慰澤潞便令發兵其時九月天氣已寒四方

全師未頒冬服聚之受詔或伍或離垂手强項往往誶語及温起居立於重楊大布恩旨弁疏昭義一軍自七十餘年忠義戰伐之功勞安史已還叛逆滅亡之明效辭語既畢無不懽呼人衣短褐爭出效命其時用兵處處敗北唯昭義一軍於臨城縣北同果堡下大戰殺賊五千餘人所殺皆樓下步射搏天飛者賊之精勇無不殲焉賊中大震更一月日田布不死賊亦自潰後一月其軍大亂殺大將慈州刺史張汶因刼監軍劉承階盡

殺其下小使此實承階侮媟一軍侵取不已張汶隨王承元出於鎮州久與昭義相攻軍人惡之汶既因依承階謀欲殺悟自取軍人忌怒遂至大亂非悟獨能使其如此劉悟卒從諫求繼與扶同者秖鄆州隨來中軍二千耳其副倅賈直言入責從諫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之朝廷其功非細秖以張汶之故自謂不潔淋頭竟至羞死爾一孺子安敢如此從諫恐悚不敢出言一軍聞之皆陰然直言之說值寶歷多故因以授之今纔二十

餘歳風俗未改故老尚存雖欲刼之必不用命伏以河陽西北去天井關强一百里關屬澤州關隘多山井泉可鑿雖有兵力必恐無功若以萬人為壘下窒其口高壁深塹勿與之戰忽有敗負勢驚洛師盖河陽軍士素非精勇戰則不足守則有餘成德一軍自六十年來世與昭義為敵訪聞無事之日村落鄰里不相往來今王司徒代居反側思一自雪況聯姻戚顧奮可知六十年相讎之兵仗朝廷委任之重必宜盡節以答殊私魏博承風

亦當効順然亦止於圍一城攻一堡刋木堙井係纍稚老而已必不能背二十城長驅上山徑擣上黨其用武之地必取之策在於西面今者嚴紫塞之守備謹白馬之隄防祇以忠武武寧兩軍以青州五千精甲宣潤三十弩手由絳州路直東徑入不過數月必覆其巢何者昭義軍糧盡在山東澤潞兩州全居山内土瘠地狹積穀全無是以節度使多在邢州名為就糧山東糧穀既不可輸山西兵士亦必單鮮擣虛之地正在於此後周

武帝大舉伐齊路由河陽吏部宇文弢曰夫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戍小山平用武之地莫過於此武帝不納無功而還後復大舉竟用弢計遂以滅齊前秦苻堅遣將王猛伐後燕慕容暐大破暐將慕容評於潞州因遂滅之路亦由此北齊高歡再攻後周路亦由此而後周名將韋孝寛齊王攸常鎮勲州玉壁城今絳州稷山縣是也故東西相伐每由此路以古為證得之者多以牧愚見不言劉積終不能取

貴欲速擒免生他患昨者北虜纔畢復生上黨賴相公
廟筭深遠北虜即日敗亾倘使北虜至今尚存沿邊猶
須轉戰廻顧上黨豈能討除天下雖言無事若上黨久
不能解别生患難此亦非細自古皆因攻伐未解旁有
他變故孫子曰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伏聞聖主全
以兵事付於相公牧受恩最深切敢干冐威嚴遠陳愚
見無任戰汗

上李太尉論江賊書

伏以太尉持柄在上當軸處中未及五年一齊四海德振法柬貪廉懦立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匪其任雖九官事舜十人佐周校於太尉未可為比伏以江淮賦稅國用根本今有大患是刼江賊耳牧到任纔九月日尋窮詢訪實知端倪夫刼賊徒上至三船兩船百人五十人下不減三二十人始肯行刼刼殺商旅嬰孩不留所刼商人皆得異色財物盡將南渡入山博茶葢以異色財物不敢貨於城市唯有茶山可以消受葢以茶熟之

際四遠商人皆將錦繡繒纈金釵銀釧入山交易婦人稚子盡衣華服吏見不問人見不驚是以賊徒得異色財物亦來其間便有店肆為其囊槖得茶之後出為平人三二十人挾持兵仗凡是鎮戍例皆單弱止可供億幾茗呼召指使而已鎮戍所由皆云賒死易就死難縱賊不捉事敗抵法謂之賒死與賊相拒立見殺害謂之就死若或人少被捉罪抵止於私茶故賊云以茶壓身始能行得言隨身有茶人不疑是賊凡千萬輩盡販私茶亦有已聚

徒黨水刼不便逢遇草市泊舟津口便行陸刼白晝入市殺人取財多亦縱火唱棹徐去去年十月十九日刼池州青陽縣市凡殺六人内取一人屠剳心腹仰天祭拜自邇已來頻於鄂州大有刼殺沉舟滅跡者即莫知其數凡江淮草市盡近水際富室大戶多居其間自十五年來江南江北凡名草市刼殺皆徧只有三年再刼者無有五年獲安者一刼之後州縣糜費所由尋捉烽火四出凡是平人多被恐脅求取之外恩讎並行追逮

證驗窮根尋源狼虎滿路狴牢克塞四五月後炎欝蒸濕一夫有疾染習多死免之則蹤跡未白殺之則贓狀不明一獄之中凡五十人中二十人悉是此輩至於真賊十人不得一濠亳徐泗汴宋州賊多刼江西淮南宣潤等道許蔡申光州賊多劫荆襄鄂岳等道劫得財物皆是博茶北歸本州貨賣循環往來終而復始更有江南土人相為表裏校其多少十居其半盖以倚淮介江兵戈之地為郡守者罕得文吏村鄉聚落皆有兵仗公

然作賊十家九親江淮所由屹不敢入其間所能捉獲
又是沿江架船之徒村落負擔之類臨時脅去分得涓
毫雄健聚嘯之徒盡不能獲為江湖之公害作鄉閭之
大殘未有革釐實可痛恨令若令宣潤洪鄂各一百人
淮南四百人每船以三十人為率一千二百人分為四
十船擇少健者為之主將仍於本界江岸刱立營壁置
本判官專判其事揀擇精銳牢為舟棹晝夜上下分番
巡檢明立殿最必行賞罰江南北岸添置官渡百里率

一晝絶私載每一宗船上下交送同阻風風便是桴鼓同發名一宗之聲千里恒接私渡盡絶江中有兵安有烏合蟻聚之輩敢議攻刼或曰制置太大不暇如此答曰今西北邊禦未來之冦備向化之戎長傾東南物産供百萬口況長江五千里來往百萬人日殺不辜水滿宼骨至於嬰稚曾不肯留葛伯殺餉童子湯征滅之葢以童子無知而殺之王者不赦其罪今長江連海群盜如麻驟雨絶統不可尋遂無關可閉無要可防今者自出五道兵士

不要朝廷添兵活江湖賦稅之鄉絶寇盜劫殺之本政理之急莫過於斯若此制置凡去三害而有三利人不寃死去一害也鄉閭獲安無追逮證驗之苦去二害也每擒一私茶賊皆稱買賣停泊恣口點染鹽鐵監院追擾平人搜求財貨今私茶盡黜去三害也商旅通流萬貨不乏之獲一利也鄉閭安堵狴犴空虚獲二利也擲茶之饒盡入公室獲三利也三害盡去三利必滋窮根尋源在刼賊耳故江西觀察使裴誼召得賊帥陳璠署以

軍中職名委以江湖之任陳璠健勇分毫不私自後廉察悉皆委任至今陳璠每出彭蠡湖口領徒東下商船百數隨璠行止璠去之後惘然相弔安有清朝盛時太尉在位反使萬里行旅依一陳璠牧詳覲格律勅條百二十卷其間制置無不該備至於微細亦或再三唯有江寇未嘗言及今四夷九州文化武伏奉貢走職罔不如法言其功德皆歸太尉敢率愚衷上干明慮輿裨萬一無任惶懼

上周相公書

牧再拜伏以大儒在位而未有不知兵者未有不能制兵而能止暴亂者未有暴亂不止而能活生人定國家者自生人已來可以屈指而數也今兵之下者莫若剌伐之法詩大雅維清奏象舞之篇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迄用有成維周之禎象者象武王伐紂剌伐之法此乃文王受命受殷王專征之命也七年五伐留戰陣剌伐之法遺之武王武王用以伐紂而有天下致之清平為周家之

禎祥周公居攝祀文武於清廟作此詩以歌舞文武之德其次兵之尤者莫若鉤援衝壁令之一卒之長不肯親自為之詩大雅周公皇矣美周之詩曰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此實文王伐崇墉傳於其城以臨車衝鉤援其城文王親自為之夫文王何人也周公詩之夫子删而取之列於大雅以美文王之功德手絃而口歌之不知後代之人何如此三聖人安有謀人之國有暴亂横起戎狄乘其邊坐於廟堂

之上曰我儒者也不能知兵不知儒者竟可知兵乎竟不可知兵乎長慶兵起自始至終廟堂之上指蹤非其人不可一二悉數高宗朝薛仁貴攻吐蕃大敗於大非川仁貴曰今年歲在庚午不當有事於西方此乃鍾鄧伐蜀身誅不返昨者誅討党羌徴關東兵用於西方是不知天道也邊地無積粟師無見糧不先屯田隨日隨餉是不知地利也兩漢伐虜騎兵取於山東所謂冀之北土馬之所生馬良而多人習騎戰非山東兵不能伐

虜昨者以步戰騎百不當一是謂不知人事也天時地利人事此三者皆不先計量短長得失故困竭天下不能滅樸樕之虜此乃不學之過也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則謀人之國不能料敵不曰棄國可乎牧所注孫武子十三篇雖不能上窮天時下極人事然上至周秦下至長慶寶歷之兵形勢虛實隨句解析離為三編輒敢上獻以備閱覽少希鑑悉苦心即為至幸伏增惶惕

上崔相公書

天生相公輔仁聖天子外齊武事内治文教被權衡稱量者不失銖黍受威烈懾怛者蚓縮魚藏百職率治中外平一伏惟相公功德無與為比往者彭城驕强頑卒數萬聮三齊舊風振天下餉道重弓束矢大刀長矛不受指揮自有信誓王侍中生於其間稱為健點奔馬潛出不敢迴顧高僕射寛厚聞名能治軍事舉動汗流拜於堂下及闕不受李司徒籌食其使者風波不迴氣勢已去自淮北渡由洛東下漕輓行役出泗上者稚長相

賀藩鎮欲生事樹功者横激旁搆廟堂謀議不知所出相公一家僮馳入萬衆無不手垂目瞪露刃紘弓偶語腹誹或離或伍相公氣壓其驕文誘其順指示叛臣賊子覆滅之蹤鋪陳忠臣義士榮顯之效皇威坌湧於言下狼心頓革於目前然後剔刮根節銷磨頑礦日敎月化水順雪釋吐飯飽之解衣暖之威驅恩收禮訓法束一年人畏二年人愛三年化成截成一邦俗同三輔當此之時遲回之間有勇力者一唱而起征兵數十萬大

小且百戰然後傳其壘鉤其垣得其罪人天下固已困矣而天下議者必曰某某名將也其善用兵也雖疏爵上公裂土千里其酬尚薄此必然之說也故曰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者也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能不戰而屈人之兵乃善之善者也是相公手擒暴虎貪狼化為耕牛乘馬退數十萬兵解天下之縛秪於談笑俯仰燕享筆硯之間耳以此校之斯過古人萬萬遠矣復自持統大相開張

敎化外制四夷内循百度長育人材興起頽弛心迎志
釋罔有怨嗟是以天下帖泰蝗死災去饑人復飽流人
復安内外遠近率職奉法不聞其他如周有召穆公仲
山甫漢有魏相丙吉國朝姚宋二公文事武事居中處
外罔不是倚國家有天下二百三十餘年盛溢兩漢功
侔三代今復生相公輔佐仁聖天子天時人事即自將
來福禄昌熾卜之無窮天下孰不幸甚牧僻守荒郡亦
被陶鈞齒髮甚壯志尚未衰敢不自强與荅天造無任

感激悃悃之至牧恐懼再拜

上昭義劉司徒書

今日輕重望於幾人相位將權長材厚德與輕則輕與重則重將軍豈能讓焉昔者齊盜坐父兄之舊將七十年來海壮河南泰山課賦三千里料甲一百縣獨據一面橫挑天下利則伸鈍則滿鏃而不發約在子與孫血絕而已此雖使鐵偶人為六軍取不孔易況席征蔡之弊天下消耗燕蟠趙伏用齊卜我當此之時一年不能

勝則百姓半流二年不能勝則關東之國孰知其變化也將軍一心仗忠半夜興義昧旦而已齊族矣疆土籍口探出僭物重寶仰關輦上是以趙一搖燕一呼爭來汗走一日四海廓廓然無事矣伏惟將軍之功德今誰比哉是以初守滑臺為尚書守潞為僕射乃作司空乃作司徒爰開丞相府平章天下越錄躐等驟得富貴古今之人亦以為將軍止此而已矣將軍德於國家甚信大國家復之於將軍雖亦無與為大矣今者上黨足馬

足甲馬極良甲極精後負燕前觸魏側肘趙彼三虜屠
囚天子耆老刼良民使叛銜尾交頸各蟠千里不貢不
覲私贍妻子王者在上此輩何也今者上黨馳其精良
不三四日與魏決於漳水西不五六日與趙合於泜水
東縈太原排飛狐緩不二十日與燕遇於易水南此天
下之郡國足以事區區於忠烈無如上黨者明智武健
忠寬信義知機便多算畫攻必巧戰不負能使萬人樂
死赴敵足以事區區於忠烈天下之人無如將軍者爵

號祿位富貴榮顯宜驅三族上校恩澤宜出萬死以副倚注天下之人亦無如將軍者是將軍負天下三無如之望也始者將軍賴齊然後得祿仕入臥内等子弟一身聨齊累世之逆卒境上争首其恩甚厚其勢甚不便將軍以為大仁可以殺身大忠不顧細謹終探懐而取之今者將軍負三無如之望上戴天子四海之大以為緩急所宜日夜具申喧請令默而處者四五歲矣負天下之三無如者宜如是耶不宜如是耶是以天下之小

人以為將軍始者取齊見利而動今者安潞見義而止若是則天下利無窮義有限走無窮背有限則安可識之哉其有識者則曰不然夫桓文之霸也先修刑政然後事事近有山東士人來者咸道上黨之政軍士兵吏士詳男子畝婦人桑老者養孤者庇上下一切罔有紕事曁乎政庭則將軍不知尊布衣不知卑諸侯之驕久矣是以高才之人不忍及門仁政不施久矣是以暴亂不止若此者將軍是行仁政來高才茍行仁政來高才

若非止暴亂尊九廟峻中興復何汲汲如是耶在漢伯通在晉牢之二人功力不寡一旦誅死人豈寃之苻秦相猛將終戒視後禍大唐太尉房公忍死表止伐遼此二賢當時德業不在諸人尚死而不已葢以輔君活人為事非在矜伐邀引為心也伏惟將軍思伯通牢之所以不終仰相猛房公之所以垂休則天下之人口祝將軍之福壽目睹將軍盛德之形容手足必不敢加不肖於將軍之草木此乃上下萬世烈丈夫口念心禱而求

者今將軍盡能有之豈可容易而棄哉大唐二百年外叛者三十餘種大者三得其二小者亦包裹千里燕趙魏潞齊蔡吴蜀同歎共悲手足相急陣刺死帳下死圍悉死伏劍死斬死絞死大者三歲小或一月已至於盡死曰忠曰義則有父子同壇兄弟繼踵論罪則曰有某功論功則曰赦某罪伏惟十二聖主之仁一何汪汪焉天之挍惡滅逆復何切切焉此乃盡將軍所識復何云云小人無位而謀當死罪

投知己書

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復曰知我者春秋罪我者亦以春秋此聖人之操心不顧世之人是非也杜厲叔事莒敖公莒敖公不知及莒敖公有難杜厲叔死之不知我則已反以死報之益怨不知之深也豫讓謂趙襄子曰知伯以國士待我我以國士報之此乃烈士義夫有深感其知不顧其生也行無堅明之異材無尺寸之用泛泛然求知於人知則不能

有所報不知則怒此乃衆人之心也聖賢義烈之士既不可到小生有異於衆人者審己切也審己之行審己之才皆不出於衆人亦不求知於人已或有知之者則藏縮退避唯恐知之深益深自庻無可以為報效也或有因緣他事不得已求知於人者苟不知未嘗退有懟言怨色形於妻子之前此乃比於衆人唯審己求知也太和二年小生應進士舉當其時先進之士以小生行可與進業可益修喧而譽之争為知己者不啻二十人

小生邇來十年江湖間時時以家事一抵京師事已即返嘗所謂喧而譽之為知巳者多巳顯貴未嘗一到其門何者自十年來行不益進業不益修中夜忖量自愧於心欲持何説復於知巳之前為進拜之資乎默默藏縮茍免寒饑為幸耳昨李廵官至忽傳閤下吉意似知姓名或欲異日必録在門下閤下為世之偉人鉅德小生一獲進謁一陪讌享則亦榮矣况欲異日終置之於榻席之上齒於數子之列乎無攀縁絲髪之因岀特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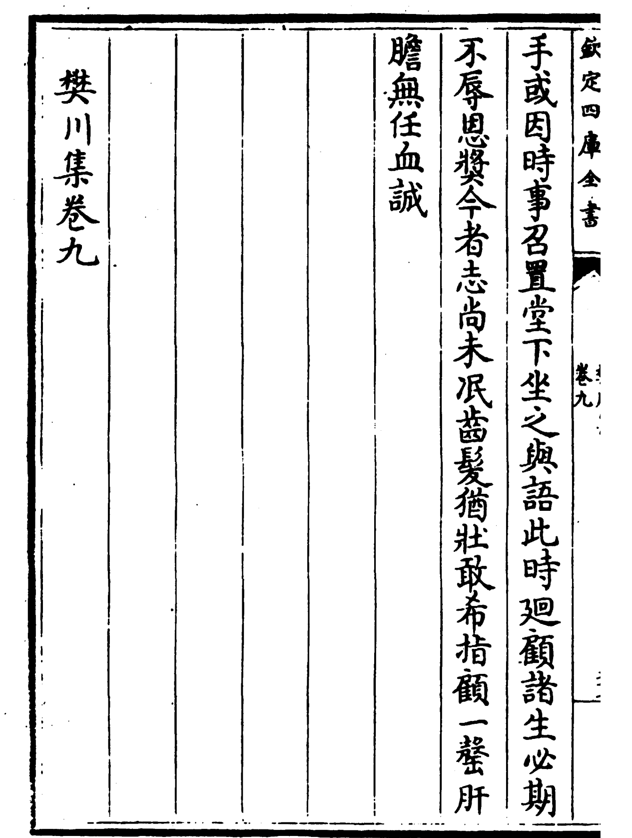
倜儻之知小生自度宜為何才可以塞閤下之求宜為何道可以報閤下之德是以自承命已來審已愈切揣心獨驚怱怱思之而不自知其然也若蒙待之以衆人之地求之以衆人之才責之以衆人之報亦庶幾異日受約束指顧於簿書之間知無不為為不及私亦或能提筆伸紙作詠歌以發盛德止此而已其他望於古人責以不及非小生之所堪任伏恐閤下聽聞之過求取之異敢不特自發明冀說其衷一開閤下視聽其他感

激發憤懐愧思德臨紙汗發不知所裁

上李中丞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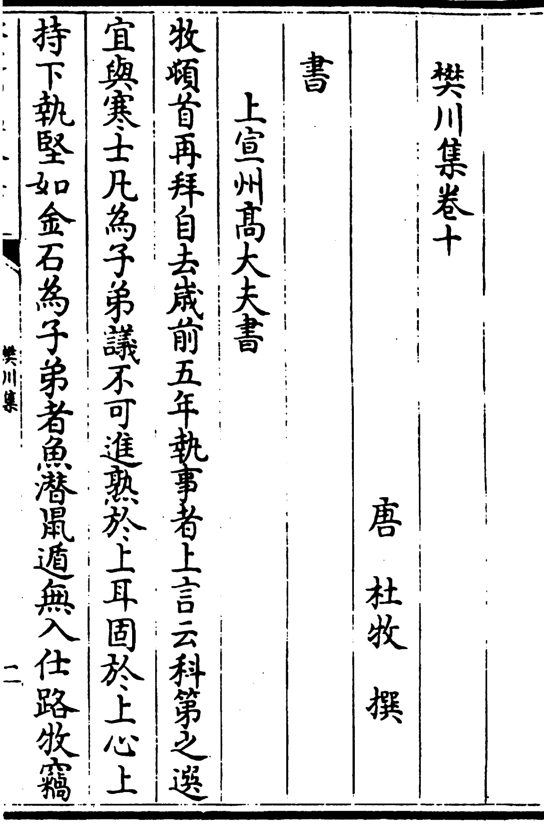
牧入仕十五年間凡四年在京其間卧疾乞假復居其半嗜酒好睡其癖已痼往往閉戸便經旬日弔慶參請多亦廢闕至於俯仰進趨隨意所在希時徇勢不能逐人是以官途之間比之輩流亦多困躓自顧自念守道不病獨處思省亦不自悔然分於當路必無知已㸃㸃戚戚守日待月冀得一官以足衣食一自拜謁門館似

蒙奬飾敢以惡文連進几案特遇采錄更不因人許可指教實為師資接遇之禮過等詢問之辭悉纖雖三千里僻守小郡上道之日氣色濟濟不知沉困之在已不知昇騰之在人都門帶酒笑别親戚斯乃大君子之遇難逢世途之不偶常事雖為遠宦適足自寛牧世業儒學自髙曾至於牧自家風不隳少小孜孜至今不怠性頗固不能通經於治亂興亡之跡財賦兵甲之事地形之險易遠近古人之長短得失中丞即歸廊廟宰制在



手或因時事召置堂下坐之與語此時廻顧諸生必期不辱恩奬今者志尚未泯齒髪猶壯敢希指顧一罄肝膽無任血誠

樊川集卷九



樊川集卷十

唐 杜牧 撰

書

上宣州高大夫書

牧頓首再拜自去歲前五年執事者上言云科第之選宜與寒士凡為子弟議不可進熟於上耳固於上心上持下執堅如金石為子弟者魚潛鼠遁無入仕路牧竊

惑之科第之設聖祖神宗所以選賢才也豈計子弟與寒士也古之急於士者取盗取讎取於夷狄豈計其所由來況國家設取士之科而使子弟不得由之若以科第之徒浮華輕薄不可任以為治則國朝自房梁公已降有大功立大節率多科第人也若以子弟生於膏粱不知理道不可與美名不令得美仕則自堯已降聖人賢人率多子弟凡此數者進退取捨無所依據牧所以憤懣而不曉也堯天子子也禹公子也文王諸侯孫與

子也武王文王子也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夫子
天子裔孫宋公六代大夫子也春秋時列國有其社稷
各數百年其良臣多出公族及卿大夫子孫也魯之季
友季文子叔孫穆子叔孫昭子孟獻子皆出於三桓也
臧文仲武仲出於公子彄柳下惠出於公子無駭諸侯之子
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
稱公族以王父字為氏展禽是也宋之良臣多出於
戴桓武莊之族也舉其尤者華元子罕向戌是也衛之
良臣亦公族及卿大夫之裔也舉其尤者公子荆公叔

發公子朝皆公族也子鮮公子也史狗史魚甯武子卿大夫之裔也齊之晏嬰桓子子也曹之子臧公子也吳之季札王子也鄭之良臣皆公孫公族也舉其尤者子封子良子罕子展子皮子産子張子太叔是也楚之良臣子囊子西子期皆王子也子庚王孫也其卿大夫之裔鬬氏生令尹子文後有鬬辛鬬巢鬬懷昭王返國皆有大功蔿氏生蔿賈孫叔敖蔿艾獵薳啓彊薳子馮薳掩薳罷屈氏生屈蕩屈到屈建子木六國時有昭奚恤公族也屈原諸

屈後也皆其祖先於武王文王時基楚國為覇者用其子孫其社稷垂九百餘年至於晉國最為强其賢臣尤多有趙氏魏氏韓氏狐氏中行氏范氏荀氏羊舌氏欒氏郤氏祁氏其先皆武公獻公文公勤勞臣也用其子弟召諸侯而盟之者近三百年在六國齊之孟嘗趙之平原魏之信陵皆王子王孫也齊復有司馬穰苴亦王族也其在漢魏已下至於國朝公族之子弟卿大夫之胄裔書於史氏為偉人者不可勝數不可殫論聖賢才

能於子弟中復何如也言科第浮華輕薄不可任用則
國朝房梁公玄齡進士也相太宗凡二十一年為唐宗
臣比之伊呂周召者郝公處俊亦進士也為宰相時高
宗欲遜位於武后處俊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
陛下之有但可傳之子孫不可私以與后高宗因止來
濟上官儀李玄義皆進士也後為宰相濟助長孫太尉
褚河南共摧武后者後突厥入塞免胄戰死儀草廢武
后詔玄義助處俊言不可以位與武后婁侍中師德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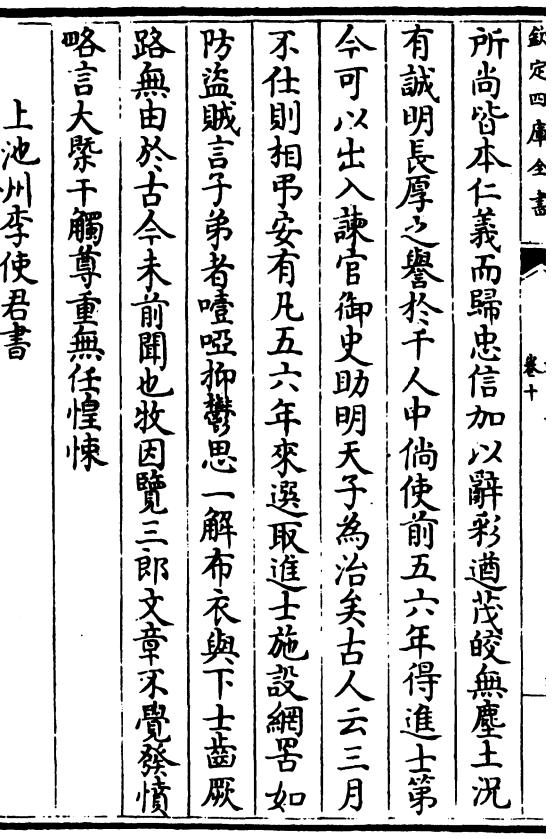
進士也吐蕃強盛為監察御史以紅抹額應猛士詔躬
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八百萬石二十四年西征兵不
乏食薦狄公為相取中宗於房陵立為太子漢陽王張
公柬之亦進士也年八十為相毆致四王手提社稷上
還中宗郭代公元振亦進士也鎮涼州僅十五年扗却
突厥西走吐蕃制地一萬里握兵三十萬武氏惕息不
敢移唐社稷魏公知古亦進士也為宰相廢太平公主
謀以佐玄宗及卒也宋開府哭之曰叔向古之遺直子

產古之遺愛兼而有者其魏公乎姚梁公元崇登第下筆成章舉首佐玄宗起中興業凡三十年天下幾無一人之獄宋開府璟亦進士也與姚唱和致開元太平者劉幽求登制策科與玄宗徒步誅韋氏立睿宗者蘇氏父子皆進士也大許公為相於武后朝酷吏中不失其正於中宗朝誅反賊鄭普思於韋后黨中小許公佐玄宗朝號為蘇宋張燕公說登制策科排張易之兄弟賛睿宗請玄宗監國竟誅太平公主招置文學士開内學

館玄宗好書尚古封中太山祀后土因燕公也張曲江九齡亦進士也排李林甫牛仙客罵張守珪不斬安祿山謫老南服年未七十張巡亦進士也凡三入判等以兵九千守睢陽城凡週歲拒賊十三萬兵出天寶雜記使賊不能東進尺寸以全江淮元和中宰相河東司空𥳑中書令裴公皆進士也裴公仍再得宏辭制策科當貞元時河北背叛齊蔡亦叛階此蜀亦叛吴亦叛他未叛者皆高下其目熟視朝廷希嚮強弱而施其所為司空始

相憲宗廢權倖之機牙令不得張收歛百職歸於有司命節度使出於朝廷不由兵士始自撫州除袁相為滑州滑州凡三月無帥三軍無事憲宗始信之自此不用貞元故事以行軍副使大將軍為節度使拔取沉滯各還其官開州取唐舍人為職方郎中知制誥饒州取李趙公為考功郎中知制誥在貞元中皆十餘年遷逐其他謫者亦皆當叙用也然後西取蜀東取吳天下仰首始見白日裴公撫安魏博使田氏盡歸六州元和中翦蔡劇賊於洛陽脅下招來常山質其二子以累其心取十三城使不得與齊交手為寇因誅師道河南盡平當是時天下幾

至於太平凡此十九公皆國家與之存亡安危治亂者也不知科第之選復何如也至於智效一官忠立一節德行文學不可悉數董生云春秋之義變古則譏之傳說命高宗曰監於先王成憲其以永無愆故殷道復興鴻鴈美周宣王能復先王之道西漢魏相佐漢宣帝為中興但能奉行漢家故事姚宋佐玄宗亦以務舉貞觀之法制耳自古及今未有背本棄古而能致治者昨獲覽三郎秀才新文凡十篇數日在手讀之不倦其旨意



所尚皆本仁義而歸忠信加以辭彩遒茂皎無塵土況有誠明長厚之譽於千人中倘使前五六年得進士第今可以出入諫官御史助明天子為治矣古人云三月不仕則相弔安有凡五六年來選取進士施設網罟如防盜賊言子弟者噎啞抑鬱思一解布衣與下士齒厭路無由於古今未前聞也牧因覽三郎文章不覺發憤略言大槩干觸尊重無任惶悚

上池州李使君書

景業足下僕與足下齒同而道不同足下性儁達堅明心正而氣和飾以溫慎故處世顯明無罪悔僕之所禀濶畧疎易輕傲而忽小然其天與其心知邪柔利巳偷苟讒諂可以進取知之而不能行之非不能行之抑復見惡之不能忍一同坐與之交語故有知之者有怒之者怒不附已者怒不恬言柔舌道其盛美者怒守直道而違巳者知之者皆齒少氣銳讀書以賢才自許但見古人行事真當如此未得官職不覩形勢絜絜小輩之

徒也怒僕者足以裂僕之腸折僕之脛知僕者不能持一飯與僕僕之不死已幸况為刺史聚骨肉妻子衣食有餘乃大幸也敢望其他然與足下之所受性固不得伍列齊立亦抵足下疆壠畦畔間耳故足下憐僕之厚僕仰足下之多在京城間家事人事終日促束不得日出所懷以自曉自然不敢以輩流間期足下也去歳乞假自江漢間歸京乃知足下出官之由勇於為義向者僕之期足下之心果為不繆私自嘉賀足下果不負天

所付與僕所期向二者所以為喜且自賀也幸甚幸甚夫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復曰不試故藝聖人尚以少賤不試乃能多能有藝况他人哉僕與足下年未三十為諸侯幕府吏未四十為天子廷臣不為甚賤不為不試矣今者齒各甚壯為刺史各得小郡俱處僻左幸天下無事人安穀熟無兵期軍須逋負靜訴之勤足以為學自强日勉於未聞未見之間僕不足道雖能為學亦無所益如足下之才之時真可惜也向者所謂俊

達堅明心正而氣和飾以温慎此才可惜也年四十為刺史得僻左小郡有衣食無為吏之苦此時之可惜也僕以為天資足下有異日名聲跡業光於前後正在今日可不勉之僕常念百代之下未必為不幸何者以其書具而事多也今之言者必曰使聖人微旨不傳乃鄭玄輩為注疏之罪僕觀其所解釋明白完具雖聖人復生必挈置數子坐於游夏之位若使玄輩解釋不足為師安得聖人復生如周公夫子親授微旨然後為學是

則聖人不生終未為學假使聖人復生即亦隨而汩之矣此則不學之徒好岀大言欺亂常人耳自漢以降其有國者成敗廢興事業蹤跡一二億萬青黄白黒據實空有皆可圖畫考其來由裁其短長十得四五足以應當時之務矣不似古人窮天鑿玄躡於無蹤算於忽微然後能為學也故曰生百代之下未必為不幸也夫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此乃隨所見聞能不亾失而思念至也楚王問萍實對曰吾往年聞童謡而知之此乃

以童子為師耳參之於上古復酌於見聞乃能為聖人也諸葛孔明曰諸公讀書乃欲為博士耳此蓋滯於所見不知適變名為腐儒亦學者之一病僕自元和以來以至今日其所見聞名公才人之所論討典型制度征伐叛亂考其當時參於前古能不忘失而思念亦可以為一家事業矣但隨見隨忘隨聞隨廢輕目重耳之過此亦學者之一病也如足下天與之性萬與僕相遠僕自知頑滯不能苦心為學假使能學之亦不能出而施

之懇懇欲成足下之美異日奠受足下之教於一官一局而無過失而已自古未有不學而能垂名於後代者足下勉之大江之南夏候鬱濕易生百疾足下氣俊胸臆間不以悄忿是非貯之邪氣不能侵慎防是晩多食大醉繼飲其他無所道

上宣州崔大夫書

牧再拜閣下以德行文章有位於明時如望江漢見其沈汪澶漫不知其所為終始也復自開幕府已來辟取

當時之名士禮接待遇各盡其意後進絜絜以節業自持者無不願受閤下回首一顧舒氣快意自已滿足今藩鎮之貴土地兵甲生殺與奪在一出口終日矜高與門下後進之士榷得失去就於分寸銖黍間多是其人也獨閤下不自矜高不設塹壘曲垂情意以盡待士之禮然後知後進絜絜以節義自持者願受閤下回首一顧舒氣快意自已滿足此固然也非敢佞其辭以取媚也不知閤下俯仰延遇之去就幣帛筐篚之多少飲食獻

酬之和樂各用何道閑夜永日三五相聚危言峻論知
與不知莫不願盡心於閤下壽考福禄祝之無窮彼雖
不肖則亦千百間其一人數也鹿鳴宴群臣詩曰既飲
食之復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
其心矣吉日詩曰宣王能慎微接下無不盡心以奉其
上焉自古雖尊為天子未有不用此而能得多士盡心
也未有不得多士之盡心而得樹功立業流於歌詩也
況於諸侯哉夫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司馬遷曰

自古富貴其名磨滅不可勝紀兩言思之令人感動激發當寐而寤在饑而飽伏希閤下濬之益深築之益高緘鐍之益固使天下之人異日捧閤下之德不替今日則為宰相長育人材興起敎化國朝房杜姚宋不足過也牧於流輩無所知識承風望光徒有輸心效節之志今謹錄雜詩一卷獻上非敢用此求知蓋欲導其志無以為先也往年應進士舉曾投獻筆語亦蒙亟稱於時今十五年矣於頑懵中為之不已久於其事能不稍工

不敢再錄新述恐煩尊重無任惶懼

與人論諫書

牧疎愚怠惰不識機括獨好讀書讀之多矣每見君臣治亂之間與匕諫諍之道遐想其人舐筆和墨則㝵人君一悟而至於治平不悟則烹身滅族唯此二者不思中道自秦漢以來凡千百輩不可悉數然怒諫而激亂生禍者累累皆是納諫而悔過行道者不能百一何者皆以辭語迂險指射醜惡致使然也夫迂險之言近於

誕妄指射醜惡足以激怒夫以妄誕之說激怒之辭以卑凌尊以下干上是以諫殺人者殺人愈多諫旼獵者旼獵愈甚諫治宮室者宮室愈崇諫任小人者小人愈寵觀其旨意且欲與諫者一闘是非一決怒氣耳不論其他是以每於本事之上尤增飾之今有兩人道未相信甲謂乙曰汝好食某物慎勿食果食之必死乙必曰我食之乆矣汝謂我死必倍食之甲若謂乙曰汝好食某物第一少食苟多食必生病乙必因而謝之減食何

者迂險之言則欲反之循常之說則必信之此乃常人之情世多然也是以因諫而生亂者累累皆是也漢成帝欲御樓船過渭水御史大夫薛廣德諫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自刎以血汚車輪陛下不廟矣上不說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近者寶歷中敬宗皇帝欲幸驪山時諫者至多上意不決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為犬戎所

殺秦始皇葬驪山國亡玄宗皇帝宮驪山而祿山亂先皇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帝曰驪山若此之凶耶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後數日自驪山回語親倖曰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漢文帝亦謂張釋之曰卑之無甚高論令可行也今人平居無事友朋骨肉切磋規誨之間尚宜旁引曲釋亹亹繹繹使人樂去其不善而樂行其善況於君臣尊卑之間欲因激切之言而望道行事治者乎故禮稱五諫而直諫為下前數月見報上披閣下諫疏

錫以弊帛僻左且遠莫知其故近於遊客處一睹閤下諫草明白辯婉出入有據吾君聖明宜為動心數日在手味之不足且抃且喜且慰三者交并不能自止吾君聞諫既且行之仍復寵錫誘能諫者斯乃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聞於遠地宜為吾君抃也閤下以忠孝文章立於朝廷勇於諫而且深於其道果能輔吾君而光世德牧冢閤下之厚愛異於異時資閤下之知以進尺寸能不為閤下之喜復自喜也吾君今日披一疏而行之

明日聞一言而用之賢才忠良之士森列朝廷是以奮起志慮各盡所懐則文祖武宗之業窮天盡地日出月入皆可掃洒以復厥初牧縱不得效用但於一官一局筐篋簿書之間活妻子而老身命焉作為歌詩稱道仁聖天子之所為治則為有餘能不自慰故獲閣下之一疏扑喜慰三者交并真不虛也無因而讃其事書紙言誠不覺繁多

與浙西盧大夫書

牧再拜牧年二十六由校書郎入沈公幕府自應舉得官凡半歲間既非生知復未涉人事齒少意銳舉止動作一無所據至於報效施展朋友與遊吏事取捨之道未知東西南北宜所趨向此時郎中六官一顧憐之手攜指畫一一誘教叮嚀纖悉兩府六年不嫌不忌使牧無大過而粗知所以為守者實由郎中之力也去歲乞假路由漢上員外七官以牧嘗獲知於郎中惠然不疑推置於肺肝間牧侍郎中之知亦敢自道其志公私謀

議各悉所懐一俯一仰如乆而深者久欲資郎中員外之為階級逺干尊重欲望收卹舐筆伸紙以復踰於三四因曰既階級矣步欲升堂與排闥而入者事不同日式徵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言必有仁義與我所以處而不去也進退計忖不宜得罪今敢謹寫所為文十四首編為一卷繼進於後愛之不倦為之不已必至於工今以為獻無任慙惶然特為進説之端非敢因此求知不勝攀戀

答莊充書

牧白足下凡為文以意為主氣為輔以辭彩章句為之兵衛未有主強盛而輔不飄逸者兵衛不華赫而莊整者四者高下圓折步驟隨主所指如鳥隨鳳魚隨龍師衆隨湯武騰天潛泉横裂天下無不如意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辭句繞前捧後是言愈多而理愈亂如入闤闠紛紛然莫知其誰暮散而已是以意全勝者辭愈樸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是意能遣辭辭

不能成意大抵為文之旨如此觀足下所為文百餘篇
實先意氣而後辭句慕古而尚仁義者苟為之不已資
以學問則古作者不為難到今以牧無可取欲命以為
序承當厚意惕息不安復觀自古序其文者皆後世宗
師其人而為之詩書春秋左氏以降百家之説皆是也
古者其身不遇於世寄志於言求言遇於後世也自兩
漢已來富貴者千百自今觀之聲勢光明孰若馬遷相
如賈誼劉向揚雄之徒斯人也豈求知於當世哉故親

見揚子雲著書欲取覆醬瓿雄當其時亦未嘗自有誇目況今與足下並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此固不可也茍有志古人不難到勉之而已

上河陽李尚書書

伏以三城所治兵精地要北鎻太行東塞黎陽左京河南指為重輕自艱難已來儒生成名立功者葢寡於前代是以壯健不學之徒不知儒術不識大體取其微效終敗大事不可一二悉數伏以尚書有才名德望知經

義儒術加以儉克好立功名今横據要津重兵在手朝廷縉紳之士屈指延頸佇觀政能况聖主掀擢豪俊考校古今退朝之後急於觀書已築七關取隴城緝為郡縣今親誅虜收其土田取其良馬為耕戰之具西復凉州東取河朔平一天下不使不貢不覲之徒敢自專擅此實聖主之心事業已彰臣下明明無不知之伏自尚書樹立鍛錬敎訓揀拔法術尺寸取於古人若受指顧必立大功使天下後學之徒知成功立事非大儒知今

古成敗者不能為之復使儒生舒展胸臆得以誨導壯健不學之徒指蹤而使之令其心服正在今日牧多病早衰志在耕釣得一二郡資其退休以活骨肉亦能作為歌詩以稱道盛德其餘息心亦已久矣下情日增瞻戀

上鹽鐵裴侍郎書

伏以鹽鐵重務根本在於江淮今諸監院頗不得人皆以權勢干求固難悉議停替其於利病豈無中策牧自

池州睦州實見其獘蓋以江淮自廢留後已來凡有寃人無處告訴每州皆有土豪百姓情願把鹽每年納利名曰土鹽商如此之流兩税之外州縣不敢差役自罷江淮留後巳來破散將盡以監院多是誅求一年之中追呼無巳至有身行不在則拘其父母妻兒得錢即放不二年内盡恐逃亡今譬於常州百姓有屈身在蘇州歸家未得便可以蘇州下狀論理披訴至如睦州百姓食臨平監鹽其土鹽商被臨平監追呼求取直是睦州

刺史亦與作主不得非累四千里糧直入城役使即須破散奔走更無他圖其間捜求胥徒鈄抽縷取千計百校唯恐不多除非呑聲別無赴訴今有明長吏在上旁縣百里尚敢公為不法況諸監院皆是以貨得之恣為姦欺人無語路況土鹽商皆是州縣大戶言之實可痛心比初停罷留後衆皆以為除煩去冗不知其弊及於疲羸即是所利者至微所害者至大今若蒙侍郎改革前非於南省郎吏中擇一清慎依前使為江淮留後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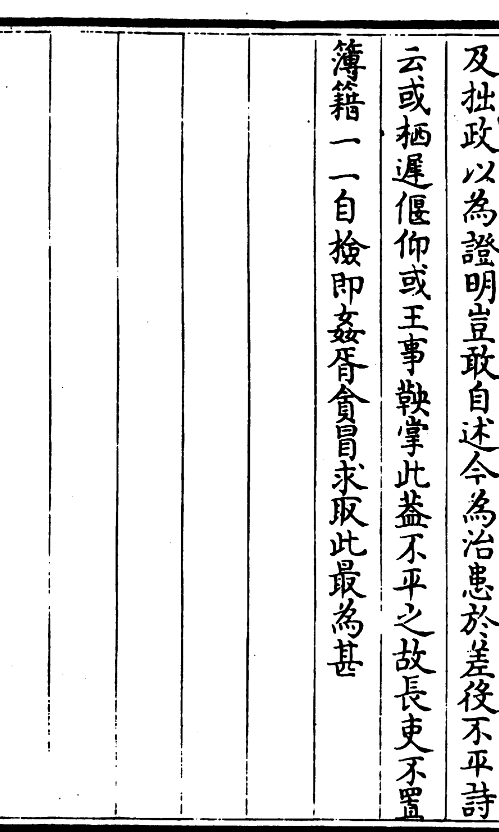
其胥吏不必一如向前多置人數即自嶺南至於汴宋凡有寃人有可控告姦贓之輩動而有畏數十州土鹽商免至破滅除江淮之太殘為侍郎之陰德以敉愚見莫過於斯若問於鹽鐵吏即不欲江淮别有留後若有留後其間百事自能申狀諮呈安得貨財表裏計會分其權力言之可知伏惟俯察愚衷不賜罪責

與汴州從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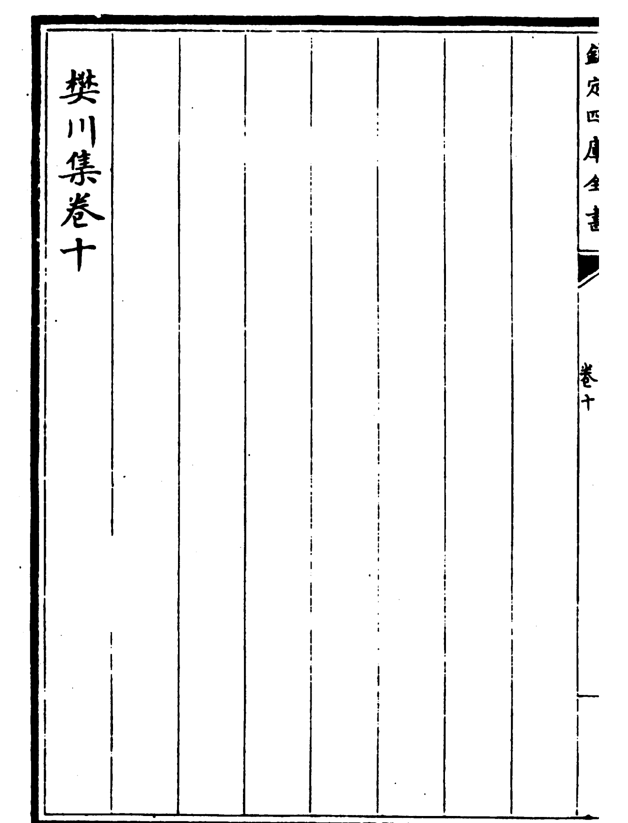
汴州境内其獘最苦是牽船夫大寒虐暑窮人奔走斃

路不少牧數年前赴官入京至襄邑縣見縣令李式甚年少有吏才條疏牽夫甚有道理云其當縣萬戶已來都置一板簿每年輪檢自差若有使來先行文帖刻期令至不揀貧富職掌一切均同計一年之中一縣人戶不著兩度夫役如有遠戶不能來者即任納錢與於近河雇夫對面分付價值不令所由欺隱一縣之內稍似蘇息蓋以承前但有使來即出帖差夫所由得帖富豪者終年閒坐貧下者終日牽船今即自以板簿在手輪

轉差遣雖有黠吏不能用情牧每任刺史應是役夫及竹木瓦磚工巧之類並自置板簿若要使役即自檢自差不下文帖付縣若下縣後縣令付案案司出帖分付里正一鄉只要兩夫事在一鄉徧着赤帖懐中藏却巡門掠斂一徧貧者即被差來若籍在手中巡次差遣不由里胥典正無因更能用情以此知襄邑李式之能可以惠及夫役更有良術即不敢知以牧愚見且可救急因襄邑李生之績效知先輩思報幕府之深誠不覺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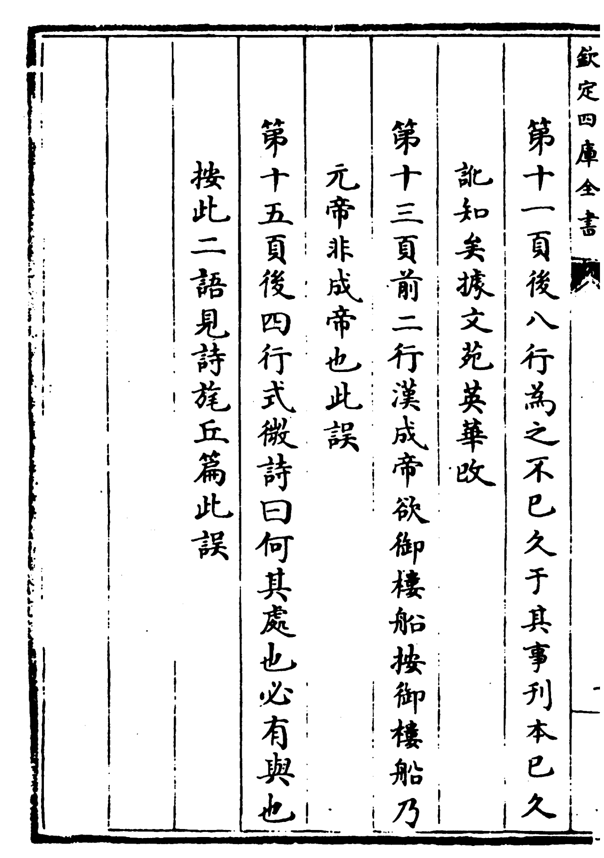


及拙政以為證明豈敢自述今為治患於差役不平詩云或栖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此葢不平之故長吏不置簿籍一一自撿即姦胥貪冒求取此最為甚



樊川集卷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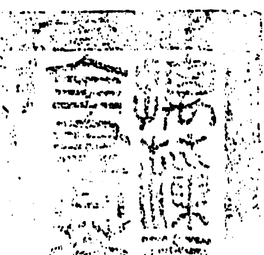
謹案卷八第四頁前八行段熲刊本熲訛潁據後
漢書改
卷九第六頁前五行伐後燕慕容暐刊本暐訛偉
據晉書改下同
卷十第二頁後五行子庚王孫也按子庚公子午
也莊王子此誤
第二頁後七行蔿艾獵刊本艾獵訛文犯據左傳
改



第十一頁後八行為之不已久于其事刋本已久訛知矣據文苑英華改

第十三頁前二行漢成帝欲御樓船按御樓船乃元帝非成帝也此誤

第十五頁後四行式微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按此二語見詩旄丘篇此誤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戴心亨
謄録監生臣瞿秉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樊川集卷十一二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樊川集卷十一

唐 杜牧 撰

表

賀平党項表

臣奉三月二十七日勅党項剪除北邉寧静華夏同慶道路懽呼臣牧誠慶誠忭頓首頓首伏以上天有震耀殺戮王者有攻討誅夷是以不暫討者不久寧不一勞

者不永逸伏以自古夷狄處中華未有不為患者春秋時長狄攻魯北戎病齊破衛陵燕侵秦撓晉西漢趙充國納先零於内地東朝馬文泉置當煎於三輔自後熾大侵亂闗中戰爭十年騷擾四海陵逼京邑發掘園陵段熲不生終不能滅後至曹公因匈奴衰弱分為五部處在汾晉散而居之元海傑然首亂華夏中原喪没凡數百年國朝貞觀之初突厥破滅太宗惑彦博之利口忽文貞之成筭處其降衆置於河南不數十年果殘燕

趙興師命將輸穀饋財天下騷然始能殄滅是知今古夷狄處在中土未有不為亂者伏以党羌雜種本在河外生西北之勁俗稟天地之戾氣為西戎所驚舉種來降國家納之置於內地爰受冠帶兼伏征傜角觡既成觝觸是務天寶至德之際北燕偏重中原一撅大歷建中之際逆胡餘波巨盜再起党羌因此亦恣猖狂兎伏烏飛為戎虜之耳目狼心梟響作郊畿之殘賊比以回鶻未殄吐蕃正強且須羈縻未可重撅於是邊疆日駭

種類歲繁每至勁弓折膠童馬免乳以雖健之質張忿鷙之兇刼饋殺以焚舟殺軺車而閉道衆虺盤結群犬呰牙依據深山出沒險徑近在宇下游於彀中艱難已來不能剷削伏惟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皇天縱聖赫日資明威極風霆謀先造化潛運睿筭獨決神機其宿禡牙狼星歛角戊日禱馬太白揚𩑈按鎖而遏事無遺聚米而兵形盡見披其要地擣以奇兵獸窮搏人鹿急走險囊封赤白雜沓繼來雉走檄書遠近同至蘇辛

李蔡傅鄭甘陳十萬齊呼四面同入行軍於枕席之上敗虜於險阻之中或以利戈揷喉或以長矛挾脅僵屍積疊千山之草木飛腥霆雷轟喧萬里之威靈大震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此言中國不振蠻夷入伐下人號天以告亂也復曰宣王薄伐小雅中興是知武功不成文德不洽臯陶無遺之誠史佚非類之言若不殄除何為家國自此兵為農器革作軒車泥紫金於常山沉殘戎於青海天覆盡得禹畫無遺統華夏為一家用夷

狄為四守萬物由道百度皆貞遠超三代之風使無一人之虐臣僻左小郡樸樕散材空過流年徒生聖代尚能為詩見志作歌極情上詠神功庶垂後代限以守土不獲稱慶無任踴躍欵懇之至

賀生擒衡州草賊鄧裴表

臣等伏見湖南團練使奏生擒衡州草賊鄧裴及徒黨等伏以湖湘旱耗百姓饑荒遂有姦兇敢圖嘯聚令承擒滅已盡根株臣等誠懽誠忭頓首頓首臣聞三代之

英兩漢之盛姦宄亂常之類挺災構逆之黨乗間即有
遇隙便生伏惟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陛下威極風
霆德滋雨露正開壽域盡納羣生永戢干戈將臻富庶
逆賊鄧裴䱒爾小孽敢因艱食漸誘饑人剽亂鄉閭陵
驚郡邑徒堅黨合事鉅冦牢或據深山或閉官道遂使
湖嶺之外人不聊生慎由指揮義徒總齊武士仰憑睿
筭遠仗皇威不經歲時盡剪豺虺党項已寧於朔北妖
黨復殄於巴西今擒鄧裴一清湖嶺用夷狄為四守統

華夏為一家言念秋毫無非帝力臣等備位台鼎日捧
聖謨無任忭舞踴躍之至
進撰故江西韋大夫遺愛碑文表
右臣奉某月日勑牒令撰故江西觀察使韋丹遺愛碑
文臣官卑人微素無文學恩生望外事出非常承命震
驚以榮為懼伏以洪為州府逾於千年言念疲羸常患
水火風俗如此改革無因韋丹受朝廷分憂為百姓去
弊不踐舊跡特建宏謀凡三年苦心去千歲大患蕪之

灌漑種蒔豐其衣食渤海潁川之治邵父杜母之恩校之于丹未足為比伏惟皇帝陛下陟降順帝施設如神納諫若轉丸去惡如反掌是以兵刑措寢年穀豐登而猶念切疲人及於循吏緬韋丹已效之績慰江西去思之心特與彰揚創為碑紀是宜使内直學士西掖詞臣振發雄文流傳後代至于臣者最為鄙陋明命忽臨牢讓無路俯仰慙懼神魂驚飛臣不敢深引古文廣徵樸學但首叙元和中興得人之盛次述韋丹在任為治之

功事必直書辭無華飾所冀通衢一建百姓皆覩事事彰明人人曉會但率誠樸不近文章受曲被之恩私如生羽翼報非次之拔擢宜裂肝腸無任感激懇悃血誠之至其碑文本謹隨狀封進以聞

黄州刺史謝上表

臣奉某月日勅旨授臣黄州刺史以某月日到任上訖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牧自出身已來任職使府雖有官業不親治人及登朝二任皆參臺閣優游無事止奉

朝謁今者蒙恩擢授刺史專斷刑罰施行詔條政之善
惡唯臣所係素不更練無之昧愚一自到任憂惕不勝
動作舉止唯恐罪悔伏以黄州在大江之側雲夢澤南
古有夷風今盡華俗户不滿二萬税錢三萬貫風俗謹
朴法令明具久無水旱疾疫人業不耗謹奉貢賦不為
罪惡臣雖不肖亦能守之然臣觀東漢光武明帝稱為
明主相繼聯續五十年當時以深刻刺舉號為稱職治古
之風廢俗吏之課高於此時循吏衛颯任延王景魯恭

劉寛陳寵之徒止一縣宰獨能不狥時俗自行教化唯德是務愛人如子廢鞭笞責削之文用忠恕撫字之道百里之内勃生古風凡違衆背時狥古非今王者公侯尚難其事豈一縣宰能移其俗此蓋人為治古之人法為一時之法以治古之教教之即治古之人以一時之法齊之即一時之人國家自有天下已來二百三十餘年間專用仁恕每後刑罰是以内難外難作者相繼土地甲兵權柄號令盡非我有終能擒之此實恩澤慈愛

入人骨髓俗厚風古不可摇動今自陛下即位已來重罪不殺小過不問普天之下蠻貊之邦有罹艱凶一皆存䘏聖明睿哲廣大慈恕遠僻隱阨無不懽戴十四聖之生育張二百四十年之基宇臣於此際為吏長之敢不遵行國風彰揚至化小大之獄必以情恕孤獨鰥寡必躬問撫庶使一州之人知上有仁聖天子所遣刺史不為虚受烝其和風感其歡心庶為瑞為祥為歌為詠以裨盛業流乎無窮在臣心之則然豈材術之能及無

任感激悃懇之至

謝賜御札提舉邊將表

伏奉宸翰以邊塞未靜將帥乏才唯務誅求不謀兵食者伏以陛下自即位以來正朝廷而舉典法肥天下而壽羣生故能不血刃以收河湟用文誥而降羌寇干戈偃戢遠邇安寧今者尚以戍邊未得高枕深憂將帥不副憂勤或但恣於侵貪或不事其兵食須有戒勵形於詔書此乃周文小心克勤大禹不自滿假比於聖德無

以過馬臣等備位鼎司親奉睿旨銘鏤肝膈專令防虞無任抃躍屏營之至

謝賜新絲表

右中使某至奉宣聖旨賜臣等新絲者伏以繭蠶所繫在於纂組其功之大與食爭先陛下仁德動天雨澤順序桑柘沃若蠶女功勤繭比凝霜縈如委霧繭稅不逋於鄉井被霞皆徧於華夷盡荷皇慈同歌帝力臣等備位台席親逢盛時無任懽抃感恩之至

為中書門下請追尊號表

伏以收復河湟廓開土宇北絶梓嶺西過榆溪壯中夏起塞之雄奪西戎理弓之地至使強虜不敢觸鋒山鎖七關地闢千里歌狸首而息射詠杕杜以勞旋聖德神功超今越古某月日臣等於延英殿面奉德音陛下以克定舊疆獲成先志歸功祖考追尊鴻名臣等伏念國家之為治也溢三皇之軌躅奮百代之上下天寶之末天下泰寧恃富庶而醉飽無虞韜干戈而兇逆僭作大

歷貞元之際河北河南之地朝廷行姑息之政郡國皆
叛亂之臣苟且之令行晝一之法廢月增日長雄唱雌
和李錡宗子劉闢書生東據石頭西斷劍閣朝廷所有
唯止兩京伏惟憲宗皇帝順上帝之心酌列聖之法爵
不踰德舉不失賢親端莊之正人去側媚之邪士然後
提挈綱紀震疊雷霆誅夷羣兇灑掃四海百度如律九
功可歌天業益張聖統無極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伏惟元和之初實開中興之

業伏惟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陛下脩先王之大道
行天下之達德廣問延諫褒直盡下首雪寃獄常對法
官是則虞舜恤刑文王慎罰無以過也開張聰明延納
諫諍守職業者無職不舉被言責者無事不言皆獲甄
陞豈唯假借夫仲尼以三人有我師大禹以愚夫能勝
予是仲尼之好問大禹之拜言無以過也是以百姓手
足皆安於措置四海風俗益臻於和平尚猶夙夜觀書
日旰聽政下採人病上求天瑞帝典曰聖敬日躋湯銘

曰日日新是陛下之德有以方之仲尼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仰陛下之至理知孔聖之可驗夫西戎強盛自古無之包有引弓之人盡臣跨馬之國天下獻力備邊不克四海輸賦養兵不足廣川薦草盡為所有健兵倅馬不可當鋒雖李廣才能克國沈勇但能閉壘豈敢交綏伏惟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陛下畜睿莫於霄漢之表晝聖謨於造化之先捕虜将軍射聲校尉羽林突陣之騎酒泉校尉之兵親自指蹤同時受命信星效祉

靈旗呈祥壁壘言言而洞開渠魁纍纍而自縛解辮削
衽投戈委弓慴怛威靈歡呼冠帶破種徙域空漠靜邊
指北海而封燕然中西域而立幕府鄭吉之理烏壘班
超之鎮他乾大庇生人一寬天下昔漢武帝之逐北虜
四海耗半殷高宗之伐鬼方三年乃克尚書班史稱德
詠功今陛下用仁義為干戈以恩信為疆場所求必至
有闘必先不遺一矢不殞一刃洗八聖旰食之恨雪百
年亡地之羞小雅盡興大業無極為而不有歸功先帝

禮曰天子有善上讓于天仲尼曰武王周公其達孝乎

蓋以善於繼述能光祖考今者陛下謙讓之道符於禮

經繼述之孝稱於孔聖臣等待罪宰相目覩昇平謹具

太常追尊順宗皇帝憲宗皇帝謚號如前伏候勑旨

代裴相公讓平章事表

臣伏奉今月日制書除臣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祇奉成

命進退失圖捧詺兢惶銜恩戰慄臣誠惶誠恐頓首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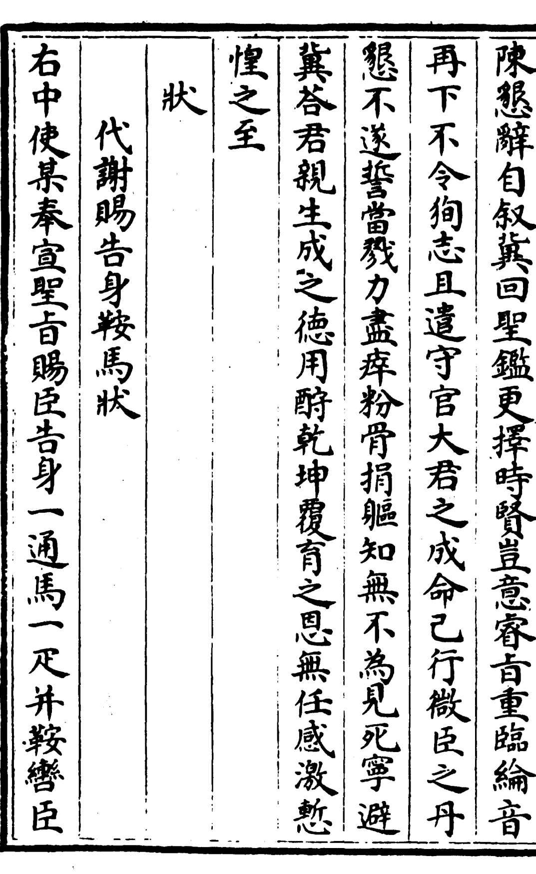
首臣本書生仕逢聖代掌綸言於西掖作藩守於名邦

自顧才能已是踰越陛下獎遇不次拔擢過分春闈典貢地官掌財咸無政能粗免僭闕及擢為莞摧累受寵榮雖竭盡疲駑欲裨萬一而才智踈拙不效涓塵夫宰相之任前賢有言如涉川有舟如幽室有燭代天理物為人具瞻豈伊小臣而膺大任令朝廷髦俊並集名德森然或多歴庶官或皆有功實或四方屏翰已著勲勞舉而用之無不可者如臣凡淺豈宜委任伏乞俯回天鑑更擇時賢必能丹青帝圖金玉王度使微臣無尸禄

之誚聖主有得賢之名非唯儆臣獲安實亦天下幸甚
無任悃懇血誠之至

代謝賜批荅表

臣伏奉今月日批荅令臣宜斷來表不許牢讓者仰承
鴻澤跪捧芝緘戰越失圖啟處無地臣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臣昨奉詔書付以魁柄自顧斗筲之器樸樕之才
乘恩寵時竊棟梁任只合效蔡謨堅卧孔霸懇辭尚猶
拜謝天顏進見卿士榮忝既積憂惶實深是以拜章上



陳懇辭自叙冀回聖鑑更擇時賢豈意睿旨重臨綸音再下不令徇志且遣守官大君之成命已行微臣之丹懇不遂誓當戮力盡瘁粉骨捐軀知無不為見死寧避冀荅君親生成之德用酧乾坤覆育之恩無任感激懇惶之至

狀

代謝賜告身鞍馬狀

右中使某奉宣聖旨賜臣告身一通馬一疋并鞍轡臣

生逢聖代竊位巖廊奉告令之詔書丹霄之雨露猶濕
錫代勞之駿馬内棧之風雲尚隨寶軸煥絲綸之言逸
足騁權奇之態螢光爝火何裨日月之明弱質孤根但
荷乾坤之德殺身寧報撫己知慙無任感恩抃躍之至

壽昌節宴謝賜音樂狀

右臣某言伏以降誕之辰生靈同慶合鈞天之廣樂九
奏諧和令錫宴於仙祠百辟懽抃臣等幸生聖代獲備
台階雖欲殺身豈酧大造無任感恩踴躍之至

代論閣內延英奏對書時政記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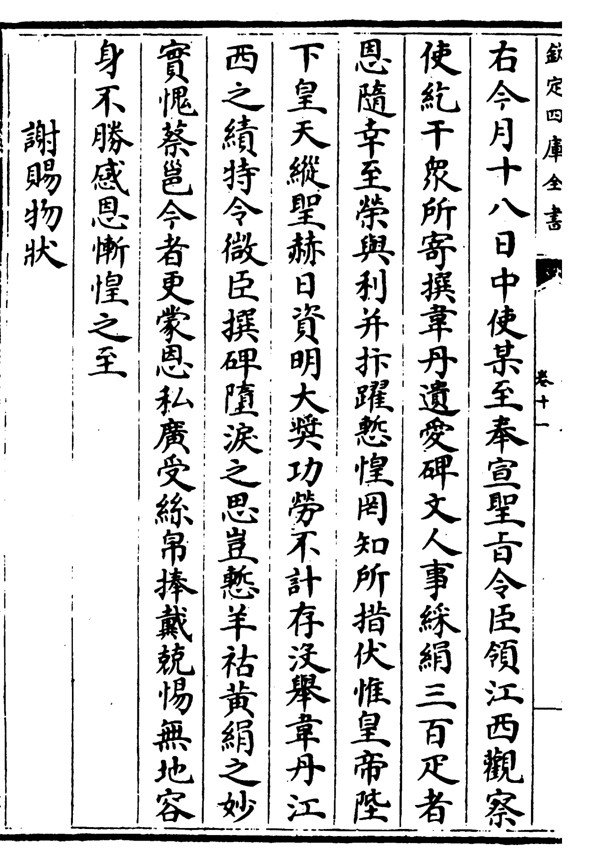
右舊例宰臣每於閣內及延英奏論政事及退歸中書知印宰臣盡書其日德音及宰臣奏事送付史館名時政記史官憑此編入簡策伏以敷陳時政承奉聖旨事非一端時移數刻退朝循省執筆讚論但記出己之辭或忘同列之對若獻替之說或闕則史冊之書不詳臣今商量每閣內奏事及延英對回陛下所降德音宰臣所奏公事人自為記共成一篇既得精詳必無遺漏付

與史氏使得直書伏乞天恩永為常式

宴畢殿前謝狀

臣等言遲日正麗廣場洞開張仙樂者三千餘人列正羞者二十六豆酒傾瑤甕食置雕盤列圭組以成行酌金罍以為勞屬饜而止飽德以歸既醉太平之風共樂仁壽之域千年一遇百辟同歡臣等備位台司親逢聖日歡呼抃躍不能自勝

謝許受江西送絲絹等狀



右今月十八日中使某至奉宣聖旨令臣領江西觀察使紇干衆所寄撰韋丹遺愛碑文人事絲絹三百疋者恩隨幸至榮與利并抃躍慙惶罔知所措伏惟皇帝陛下皇天縱聖赫日資明大奬功勞不計存没舉韋丹江西之績特令微臣撰碑墮淚之思豈慙羊祜黄絹之妙實愧蔡邕今者更蒙恩私廣受絲帛捧戴兢惕無地容身不勝感恩慚惶之至

謝賜物狀

臣等言叨陪錫宴竊覩鈞天百品並陳三酒皆具微臣所志已極滿盈豈意鴻澤重霑錫賚殊等朱綠玄黃之繒綵精金文錦之珍奇捧戴自天啟處無地不勝抃躍感恩之至

謝賜茶酒狀

右臣某等言伏以大慶吉辰榮霑錫宴鴻恩繼至王人荐臨旨酒名茶玉食仙果來于御府莫匪天慈適口忘憂已滿小人之腹殺身粉骨難酧聖主之恩無任感恩

抃躍之至

代人舉周敬復自代狀

前件官執德以進嚮道而行藹有令名備歴清貫掌綸言於西掖才稱發揮參密命於内庭衆推忠慎自玥貂近侍主鑰東門督寔益重於縉紳磨涅始彰其堅白伏以南省實天下根本兩丞為百司管轄苟非其選必致敗官今若以臣所任迴授敬復庶能肅清臺閣提舉紀綱既曰陟明實不虚受伏乞天恩允臣所請

代人舉蔣係狀

伏准某年月日勑內外文武官宜舉一人自代者伏以前件官仁義素彰文學早著揚歷臺閣宣昭令名嘗為諫官無所避忌及領藩鎮實惠疲羸項者不附權臣例遭左官今逢明代猶典小州伏以封還詔書駁正時事職業實重選擇宜精今若以臣此官迴與蔣係既不虛受實為陟明伏乞聖慈允臣所請

上淮南李相公狀

伏以近日當州人吏往來及諸道賓客行過皆傳相公以淮海之地災旱累年仁憫之心憂念深切廣求人瘼大革土風鄖養疲羸抑挫豪猾備職者思勵其己業官者得用其能鰥寡孤獨飛沈動植仁煦必及惠愛無遺吏不敢欺法能必束上行下效家至户封閭里安泰史冊未聞竊以聖工倚注既深相公勲業愈重况兹異政即達宸聰伏料窮邊絶塞将議息兵宣室明庭必思舊德重秉鈞軸固在旬時牧忝跡門牆不勝抃躍攀望榮

戟下情無任戀結之至

上鄭相公狀

伏以相公自專魁柄一闡大猷鎮撫四夷訓導百吏無不信順皆有程品猶尚不遺微賤特降慰誨重疊滿幅榮耀閭門捧戴生光啟處無地聞於白屋之輩皆願殺身詢於黄耇之徒以為異事慰示天下長育人材魚頡鴻冥之潜丘中島上之隱皆可以結戀隨指效用盡心接地際天日出月入盡得臣妾無不謳歌蒼生顒顒實

有所望牧一門骨肉皆受恩知效命之誠瀝血自誓無

任攀戀感激懇悃之至

上安州崔相公狀

牧比於流輩一不及人至於讀書為文日夜不倦凡諸

所為亦未有以過人至於會昌三年八月中所獻相公

長啟鋪陳功業稱較短長措於史記兩漢之間讀於文

士才人之口與二子並無愧容伏恐機務殷繁不暇省

覽今者竊敢再錄啟本重干尊嚴付于史官而不誣懸

於後代而不泯其於取重豈在小人復敢别錄所為新舊文兩卷凡一十九首上陳視聽一希鐫琢重疊過越惶懼伏深伏惟照察

上吏部高尚書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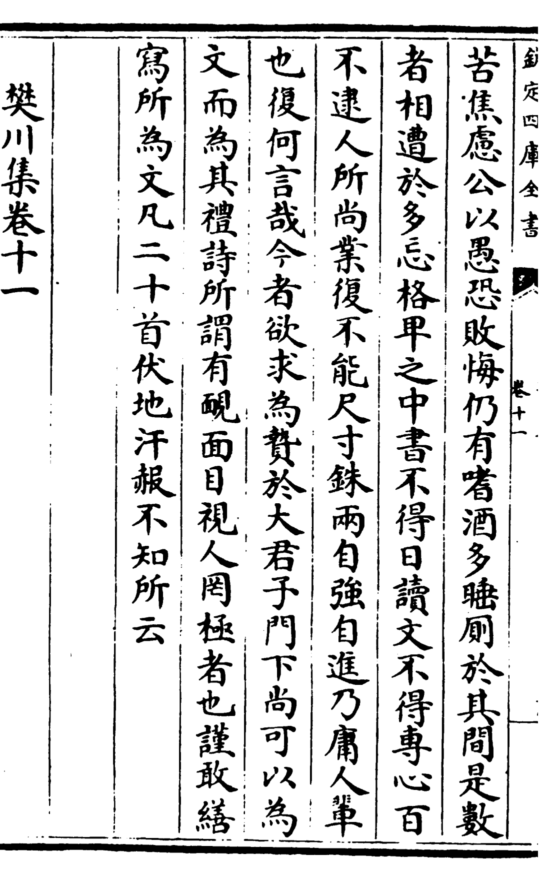
牧人惟樸樕材實朽下三守僻左七换星霜拘攣莫伸抑鬱誰訴每遇時移節換家遠身孤弔影自傷向隅獨泣將欲漁釣一壑栖遲一丘無易仕之田園有仰食之骨肉當道每歎末路難循進退唯艱憤悱無告今者大

君繼統賢相秉鈞遺墜必舉髦雋並作伏惟尚書秩高天爵德冠人倫為搢紳之紀綱作朝廷之標表凡遊門館莫非雋賢至於小人最為凡䨓頃者幸以屬郡祇事廉車奉約束而雖嚴滌昏蒙而無術實多僭瀆每賴恩容敢望尊嚴特自褒舉手示遠降羈魂震驚感激彷徨涕淚迸落便無跛倚如生羽翰全忘鼠循忽欲烏舉雖闕下一名歲中四遷校其光榮不能踰越禮曰君子愛其死有以待也養其身有以為也是小人忘生殺身之

地刳腸奉首之報今得之矣復何求焉江山絶域登臨己秋猿吟鳥思草衰木墜黎侯寓衛有式微之詩趙王遷房創山木之詠流落多戚今古同塵迴望門牆涕戀唯積起居末由無任血誠懇悃之至

上刑部崔尚書狀

牧叱於流輩踈濶慵怠不知趨嚮唯好讀書多忘為文格卑十年為幕府吏每促束於簿書宴遊間刺史七年病弟孀妹百口之家經營衣食復有一州賦訟私以貧



苦焦慮公以愚恐敗悔仍有嗜酒多睡厠於其間是數者相遭於多忌格畀之中書不得日讀文不得專心百不逮人所尚業復不能尺寸銖兩自強自進乃庸人輩也復何言哉今者欲求為贄於大君子門下尚可以為文而為其禮詩所謂有靦面目視人罔極者也謹敢繕寫所為文凡二十首伏地汗赧不知所云

樊川集卷十一

樊川集卷十二

唐 杜牧 撰

啓

上李太尉論北邉事啓

牧啓伏以聖主垂衣太尉當軸威德上顯和澤下流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星辰順静日月光明天業益昌聖統無極既功成而理定實道尊而名垂今則未聞縱

東山之遊樂後園之醉惕惕若不足兢兢而如無豈不以邊障尚警殊虜未殄防其入寇猶煩徵兵伏以回鶻種落人數非多校於突厥絶為小弱今者國破衆叛近來漠南為羈旅之䰟食草萊之實白鼠騧騂之騎凋耗己無湩酪皮毳之資饑寒皆盡寄命雜種藏跡陰山取之及時可以一戰今者度虜之計不出二者時去時來徊翔不決必有所在西戎己得要約伺其氣勢同為侵擾此其一也心膽破壞馬畜殘少且於美水豐草暖日

廣川牧馬養習以俟強大此其二也今者徼中國之兵與之首尾久戍則有師老費財之憂深入則有大寒瘃墮之苦示戎狄之弱生姦傑之心今者不取恐貽後患敢以管見上干尊重自兩漢伐虜皆是秋冬不過百日驅中國之人入苦寒之地此時匈奴勁弓折膠童馬免乳畜肥草壯力全氣盛與之相較勝少敗多故匈奴云漢實大國也但其人不能辛苦爾此所謂避虛而擊實逃短而攻長至於後魏崔浩因見其理蠕蠕強盛屢犯

北邉浩請討之曰蠕蠕恃其地逺自寛來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暄南來寇抄今出其慮表掩其不備大兵卒至必驚駭星分向塵奔走牡馬護牧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則聚而困斃可一舉而滅矣武帝從之及軍入境蠕蠕先不設備民畜布野驚怖四奔莫相收攝於是分軍撲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凡所俘虜及獲畜産彌漫山澤髙車因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帝沿弱水西

行至涿邪山諸大將慮深入有伏兵勸帝停止不追浩先勸窮追之不從後聞凉州賈胡言若更前行三日則盡滅之矣帝深恨之以牧所見今若以幽并突陣之騎洒泉教射之兵整飭誡誓仲夏潛發計陰山與涿邪之遠近十不一二校蠕蠕回鶻之強弱猶如虎鼠五月節氣在中夏則熱到陰山尚寒中國之兵足以施展行軍於枕席之上翫寇於掌股之中軏轀懸瓶湯沃晛雪一舉無類必然之策今氷合防秋氷銷解戍行之已久虜

為長然出其意外實為上策議者或云北取黠戛令討回鶻伏以黠戛起於别種超為可汗必是英傑天時必助賢材必用法令必明滅回鶻之後便是勍敵況示之以弱必為所輕今者四海九州同風共貫諸侯用命年穀豐熟可以疼玄玉於常山子遺人於河壟顧兹疲虜豈遺子孫伏惟太尉相公大德素昭武功復著畫地而兵形盡見按鎖而邊事無遺唯一指蹤即可掃跡昔漢武帝之求賢也有上書不足採者輒報罷去未嘗罪之

故能羈越臣胡大興禮樂今太尉與仁聖天子同德有志之士無不願死伏惟特寛狂狷不賜誅責生死榮幸無任感恩惶悚

賀中書門下平澤潞啓

牧啓伏以上黨之地肘京洛而履蒲津倚太原而跨河朔戰國時張儀以為天下之脊建中日田悦名曰腹中之眼帶甲十萬籍土五州太行夷儀為其扃闗健馬強弓為其羽翼自逆黨專有僅及一世頗聞教育實曰精

強昨者凶竪專地之請初陳聖主整旅之詔將下中外
遠邇皆疑難攻蜂蠆螗螂頗亦自負伏惟相公上符神
斷潛運廟謨仗宗社威靈驅風雲雷電掌上必取殼中
難逃繞逾周星果梟逆首周公東征之役捷至三年憲
皇淮夷之師克聞四歲校虜寇之強弱曾不等倫考攻
取之敗亡何至容易若非睿筭英畧借箸深謀比之前
脩一何遠出自此鞭笞反側灑掃河湟大開明堂再振
儒校窮天盡地皆為壽域之人赤子秀眉共老止戈之

代牧謬分符竹實由恩知慶快懽忭倍百常品不宣

上白相公啟

牧啟伏惟相公上佐聖主獨專魁柄封植良善修整紀綱練羣臣謹百職考功績覈名實大張公室盡閉私門盛德大功直筆實光於簡策清節細行祝史不愧於神明天下望之為準繩朝廷倚之為依據畢公克勤小物周公煥發大猷丙吉陋案吏於公庭袁安不錮人於聖代衛將軍有長揖之客張子孺無謝恩之人吉甫率由

僃章魏相能明故事房杜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姚梁公先有司㣲僃法下位各得言其志百司各得盡其才求於古人之賢皆集相公之德如以尺量刀解粉布墨畫小大銖黍九角尖缺各盡其分皆當其任是以庶人不議鄉校無言天下欣欣若更生者自此黃髮之老待哺之子不見兵戈不離抱撫清廟之祭四夷來助蒼生之願百志皆成顒顒萬方實懸斯望牧遠守僻左無因起居但採風謠亦能歌詠無任攀戀激切

上周相公啟

牧啟伏奉三月八日勑除尚書司勲員外郎史館修撰承命榮懼啟處無地伏以聖主順上帝之則率四海以仁神化風行家至日見古先哲王之德也有求必至有開必先是以傅吕得於夢卜申甫降於山嶽伏惟相公待主乃用為時而生當考室搆厦之時膺篤繩削墨之任賛傑俊遂賢良調陰陽提紀律類能而使度材受官常切如家之憂毎懐撻市之恥是以朝廷禮樂天下清

明人不凋傷神不怨疾萬物由道百度皆貞雖周獲仁人商得元哲夢卜降嶽之得豈能逾焉收樸樕之才冀朽之賤遭逢盛業三帶郡符自審事宜實以逾忝伏以睦州治所在萬山之中終日昏氛侵染衰病自量忝官己過不敢率然請告唯念滿歲得保生還不意相公拔自汚泥昇於霄漢却收斥錮令廁班行仍授名曹帖以重職當受震駭神魂飛揚撫己自驚喜過成泣藥肉白骨香返遊魂言於重恩無以過此雖買臣懷紱郡邸蕭

育召拜扶風楊僕三組垂腰蘇秦六印在手校於榮忝無以為喻言念微生難酧殊造伏以相公自數載以來朝廷篤老四海俊賢皆因挈維盡在門館毘輔聖主巍為元勲自有明神以相百禄固唯賤末報效無門感激血誠涕淚迸溢無任懇欵

薦韓乂啓

昨日所啓言韓拾遺事非與韓求衣食救饑寒也御史亦豈為救饑寒之官乎中丞必曰大梁奏取韓以饑寒

何不去夫幕吏乃古之陪臣以人焉北面雖布衣無恥之士亦宜訪其樂與不樂況有道之君子乎韓以旅寓洛中非不樂梁也不甘不告之請耳韓及第後歸越中佐沈公江西宣城府罷唐扶中丞辟於閩中罷府歸路由建州妻與元晦同高祖扶惡晦為人不省之及晦得越乃棄産避之居常州殷儼者仰韓之道自閩寄百練遺之及門不開書緘而斥去之妝匕兩府同院但見其廉慎高潔亦未知其道太和八年自淮南有事至越見

韓君於境上三畆宅兩頃田樹蔬釣魚唯名名僧為侶餘力究易嬉嬉然無日不自得也未嘗及身名出處之語未嘗入公府造請與幕吏宴遊因此不為縉紳所見禮蕭高二連帥即日造其廬詢以政事稱先人梓材有文學高名沒於越之府幕故不願復為越賓及高至許下厚禮辟之其為人也貞潔芳茂非其人不與遊非其食不敢食蕭舍人考功崔員外是趨於韓交者某復趨於蕭崔二君子者即韓之去某其間不啻容數十人矣

亦安得知其賢而言之復不借乎伏恐中丞謂韓求官以衣食干交朋者中丞初在憲府固宜慎選御史御史固非救饑寒之官牧久承恩知但欲薦賢於盛時雖至淺陋亦知不可以交友饑寒求清秩以干大君子者伏慮未審誠懇故此具陳本末伏惟照察

薦王寧啟

前渭南縣令王寧實有吏才稱於衆口年少強力一也遇事必能裁割二也既蘊智能無頭角誇誕三也廉直

可保四也處於驕将内臣之間必能和同五也今者邊将生事雜虜起戎不憂兵甲唯在饋運牧過承恩奨輒敢薦才伏惟取舍之間特賜恕察

上知己文章啟

牧啟牧少小好為文章伏以侍郎文師也是敢謹貢七篇以為視聽之污伏以元和功德凡人盡當歌詠紀叙之故作燕将錄往年弔伐之道未甚得所故作罪言自艱難以來卒伍傭役輩多據兵為天子諸侯故作原十

六衛諸侯或恃功不識古道以至於反側叛亂故作與
劉司徒書處士之名即古之巢由伊吕輩近者往往自
名之故作送薛處士序寶歷大起宫室廣聲色故作阿
房宫賦有廬終南山下嘗有耕田著書志故作望故園
賦雖未能深窺古人得與揖讓笑言亦或的的分其狀
貌矣貞元四年來在大君子門下恭承指顧約束於政
理簿書間永不執卷上都有舊第唯書萬卷終南山下
有舊廬頗有水樹當以耒耜筆硯歸其間及齒髮尚壯

冀有成立他日捧持一遊門下為拜謁之先或希一奬令者所獻但有輕黷尊嚴之罪亦何所取伏乞少假誅責生死幸甚

獻詩啟

牧啟牧苦心為詩本求高絶不務竒麗不涉習俗不今不古處於中間既無其才徒有其意篇成在紙多自焚之今謹錄一百五十篇編為一軸封留獻上握風捕影鑄木鏤氷敢求恩知但希鐫琢冒黷尊重無任惶悚

上宰相求湖州第一啓

牧啓人有愛牧者言於牧曰吏部員外郎例不為郡子不可求假使己求慎勿堅懇至於再三答曰牧雖不學按六典令式及諸故事多無此例國史復無賢相名卿懸之以為格言此乃急於進趨之徒自為其說若以言例貞元初故相國盧公邁由吏部員外郎出為滁州近者澶王傅李凝為鹽鐵使江淮留後豈曰無例人曰盧事太遠李為擢用此不足徵牧曰不知今者視之古事

在書取為今證遠自三代兩漢近至隋氏國初尚可援引況前十五年名相故事反不足為例乎況盧公邁止以骨肉寒餓來守滁陽非如牧以親弟廢痼寒餓仍之是盧公有一牧有二與盧公所切復為不同仲尼曰雍也可使南面今刺史古之南面諸侯行天子教化刑罰者江淮鹽鐵留後求利小臣校量輕重與刺史相懸求利臣乃可吏部員外郎為之十萬户州天下根本之地曰吏部員外郎不可為其刺史即是本末輕重顛倒乖

戾莫過於此牧弟顗世胄子孫二十六一舉進士及第甞為上裴相公書遒壯温潤詞理傑逸賈生司馬遷能為之非班固劉向輩疊疊之詞流於後輩人皆藏之朱崖李太尉迫以世舊取為浙西團練使巡官李太尉貴驕多過凡有毫髮顗必疏而言之後謫袁州於愴惶中言於親吏曹居實曰如杜巡官愛我之言若門下人盡能出之吾無今日李太尉在袁州顗客居淮南牛公欲辟為吏顗謝曰荀爽為李膺御以此顯名今受命為幕

府下執事御李膺矣然李公困謫遠地未顧仕宦牛公嘆美之聰明雋傑非尋常人也牧自省事已來未聞有後進名士喪明廢棄窮居海上如顗比者今有一兒仰以為命復不得一郡以飽其衣食盡其醫藥非今日海內無也言於所傳聞亦未有也自古言喜莫若虢國太子以其死而復生言懇莫若申包胥求救於秦七日七夜哭聲不絕牧今懇如包胥但未哭耳若蒙恩憫持遂血懇其喜也不下虢太子詞語煩碎頻干尊重足及軒

闔神驚汗流不勝憂恐懇悃

第二啟

牧啟牧幼孤貧安仁舊第置於開元末有屋三十間而已去元和末酬償息錢為他人有因此移去八年中凡十徙其居奴婢寒餓衰老者死少壯者當面逃去不能呵制止有一豎戀戀憫嘆挈百卷書隨而養之奔走困苦無所容歸死於延福私廟支柱欹壞而處之長兄以驢遊丐於親舊牧與弟顗食野蒿藿寒無夜燭默所記

者凡三週歲遭遇知己各及第得官文宗皇帝改號初年牧為御史分察東都顗為鎮海軍幕府吏至二年間顗病眼暗無所覩故殿中侍御史韋楚老曰同州有眼醫石公集劍南少尹姜沔喪明親見石生針之不一刻而愈其神醫也牧迎石生至洛告滿百日與石生俱東下見病弟於揚州禪智寺石曰是狀也腦積毒熱脂融流下蓋塞瞳子名曰内障法以針旁入白睛穴上斜撥去之如蠟塞管蠟去管明然今未可也後一週歲脂當

老硬如白玉色始可攻之某世攻此疾皇祖及父某所愈者不下二百人此不足憂其年秋末牧載病弟與石生自揚州南渡入宣州幕至三年冬牧除補闕石生自曰明年春眼可針矣視瞳子中脂色玉白果符初言堂兄慥守潯陽湖流不遠刺史之力復可以飽石生所欲令其盡心此即家也京中無一畞田豈可同歸遂如潯陽四年二月牧於潯陽北渡赴官與弟顗決手哭曰我家世德汝復無罪斯疾也豈遂痼乎然有石生慎無自

撓其年四月石生施針九月再施針俱不效五年冬牧為膳部員外郎乞假往潯陽取顗西歸顗固曰歸不可議俟凡𧺫所之而隨之會昌元年四月凡𧺫自江守蘄牧與顗同舟至蘄牧其年七月却歸京師明年七一作正月出守黄州在京時詣令虢州庾使君問庾使君眼狀庾云同州有二眼醫石公集是一也復有周師達者即石之姑子所得當同周老石少有術甚妙似石不及其常病内障愈於周手豈少老間工拙有異牧至黄州以

重幣卑詞致周至蘄周見弟眼曰嗟乎眼有赤脈凡内障脂凝有赤脈綴之者鍼撥不能去赤脈赤脈不除鍼不可施除赤脈必有良藥某未知之是石生業淺不達此理妄再施鍼周不鍼而去時西川相國兄始鎮揚州弟兄謀曰揚州大郡為天下通衢世稱異人術士多遊其間今去値有勢力可為久安之計輿有所遇其年秋顗遂東下因家揚州與顗一相見别八年矣坐一室中不復有再生意住三十日而西臨歧與決曰此行也必

祈大郡東來謀汝醫藥衣食庶幾如志近聞九嶷山南有隱士蔡毋弘者人言異人能愈異疾忠州酆都縣有仙都觀後漢時仙人陰長生於此白日昇天今聞道士龔法義年逾八十精嚴其法人之所謂有前世負累今世還以痼疾者奏章於上帝能為解之刺史之力二人或可致是以去歲閏十一月十四日輒獻長啟乞守錢塘盖以私懇有素非敢率然言念病弟喪明坐廢十五年矣但能識牧聲音不復知牧鬢已半白顔面衰改是

牧今生可以見顗而顗不能復見牧矣此天也無可柰何牧能見顗而不得去此豈天乎而懸在相公若小人微懇終不能上動相公相公恩憫終不下及小人是日月下親兄弟終無相見期况去歲淮南小旱衣食益困目無所覩復困於衣食即海内言窮苦人無如顗者今敢以情事再書懇迫上干尊重伏料仁者必為憫惻然牧早衰多病今春耳聾積四十日四月復落一牙耳聾牙落兼年如七八十人將謝之候也今未五十而有七

八十人将謝之候盖人生受氣堅強脆弱品第各異也
堅強者七八十而衰脆弱者四五十而衰其不同也亦
與草木中蒲柳松柏同也牧今生四十八矣自今年來
非唯耳聾牙落兼以意氣錯寞在羣衆懽笑之中常如
登高四望但見莽蒼大野荒墟廢壟悵望寂默不能自
解此無他也氣衰而志散真老人態也自省人事已來
見親舊交遊年未五十尚壯健而死者衆矣況牧早衰
敢望六七十而後死乎願未死前一見病弟異人術士

求其所未求以甘其心厚其衣食之地牧若先死使病弟無所不足死而有知不恨死早湖州三歳可遂此心伏惟仁憫念病弟望牧東來之心察牧欲見病弟之志一加哀憐特遂血懇披剔肝膽重此告訴當盛暑時敢以私事及政事堂啓干丞相治其罪可也伏紙流涕俯俟嚴命不勝激切

第三啓

牧啓牧去歳閏十一月十四日輒書徼懇列在長啓干

黷尊重乞守錢塘以便家事旬嘆精誠不能上動相公
不遂所請伏以病弟孀妹因緣事故寓居淮南京中無
業今者不復西歸遂於淮南客矣病孤之家假使旁有
強近救接庇借歲供衣月供食日問其所欠闕尚猶戚
戚多感無樂生意況乎為客於大藩喧囂雜沓之中無
俸祿之氣勢食不繼月用不給日閉門於荒僻之地取
容於里胥遊徼之輩部曲臧獲可以氣凌鼠侵又不能
制止所可仰以為命者在三千里外一郎吏耳復有衣

食生生之所須悉多欠闕欲其安活而無歎吒悲恨不可得也去歳伏蒙恩念出於私曲語今青州鄭常侍云更與一官必任東去牧承受仁旨不敢不重以錢塘更陳視聽令自勲曹遷擢在牧更授一官已榮過矣在相公必任東去之言鏘然在耳近者累得書告以羇旅困乏聞於他人可為酸鼻况於牧心豈易排遣今年七月湖州月滿敢輒重書血誠再干尊重伏希憐憫特賜比擬牧伏念骨肉悉皆早衰多病常不敢以壽考自期今

更得錢三百萬資弟妹衣食之地假使身死死亦不恨
湖州三考可遂此心湖州名郡也私誠難遂也不遇知
己豈得遂志瀝血披肝伏紙迸淚伏惟殊造或賜濟活
無任懇悃

上宰相求杭州啓

牧啓牧於京中唯安仁舊第三十間支屋而已長兄慥
罷三原縣令閒居京城弟顗一舉進士及第有文章時
名不幸得痼疾坐廢十三年矣今與李氏孀妹寓居淮

南並仰牧徵官以為糇命牧前任刺史七年給弟妹衣食有餘兼及長兄亦救不足是牧一身作刺史一家骨肉四處安活自去年八月時蒙獎擢授以名曹郎官史氏重職七年棄逐再復官榮歸還故里重見親戚言於鄙誠已滿素志自去年十二月至京以舊第無屋與長兄異居今秋已來弟妹頻以寒餒來告某一院家累亦四十口狗為朱馬緼作由袍其於妻兒固宜窮餓是作刺史則一家骨肉四處皆泰為京官則一家骨肉四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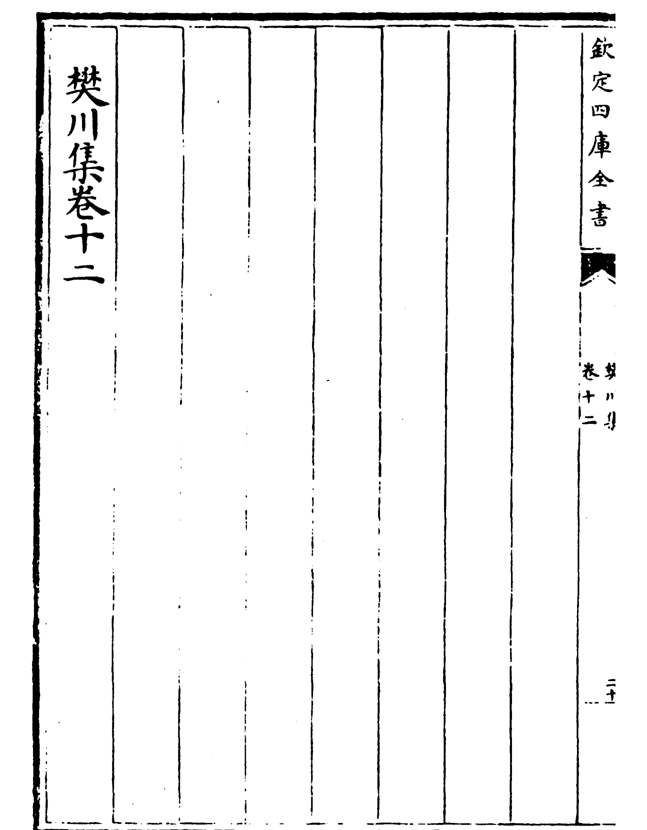
皆困謀於知友曰杭州大郡今月滿可求欲干告吾相次活家命以為如何皆曰子七年三郡今始歸復相國知子必欲次第叙用子今復求刺史得不生相國疑怪乎牧答曰是何言與牧唯恃吾相之知始敢干求今天下以江淮為國命杭州户十萬稅錢五十萬刺史之重可以殺生而有厚祿朝廷多用名曹正郎有名望而老於為政者為之牧今官為外郎是官位未至也前三任刺史無異政聞於吾相是為政無取也今若得遂所求

非唯起顯兼活私家牧若不恃吾相之知而求之是狂踩安庸人也墜井者求出執熱者願濯古人以此二者譬喻所切也牧今所切是墜於絶壑而衣掛於樹杪覆在鼎中下有熱火而水將沸與古所喻則復過之輒敢具疏血誠上干尊重兾垂恩憐或賜援拯悽悽丹懇不勝惶懼懇悃

為堂兄慥求澧州啟

牧啟庫部家兄昨者特蒙奬拔却忝班行實以聽聞稍

難不敢更求榮進今在郢州汨口草市絶俸已是累年
孤外甥女及姪女堪嫁者三人仰食待衣者不啻百口
脫粟葛藿纔及一飡伏蒙仁恩頻賜顧問必許援拯授
以涔陽活於闔門無不感涕伏以相公上佐聖主蔚為
元勲恩隨風翔德與氣游唯一物之微四海之大鎔造
所及罔不得宜伏念庫部家兄承一顧之恩二紀不替
伏恐機務繁重不時記憶心迫情切輒敢重干尊嚴戰
汗憂惶伏地待罪不勝惶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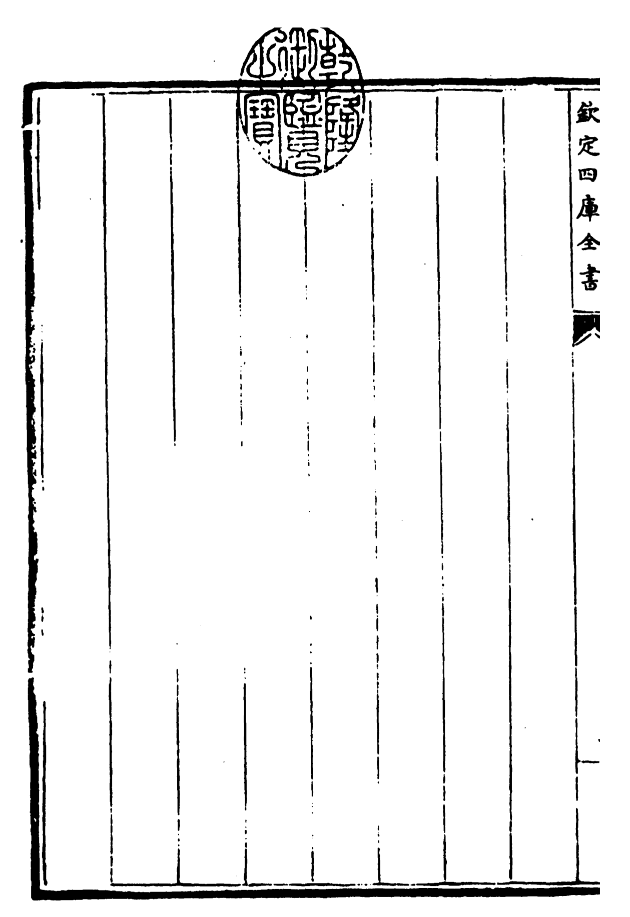
樊川集卷十二

謹案卷十一第九頁後八行帝典曰聖敬日躋按

此出商頌長發篇非帝典語

第十三頁前三行逸足騁權奇之態刊本權訛拳

據漢書改


乾隆御覽之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戴心亨

謄録監生臣瞿秉度